文粹

和
338
5

利
291
夕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

頌五 總五首

吳興 姚鉉 纂

祠祀

旌儒廟頌 賈至

陝州鐵牛頌

少華山佑順侯碑頌 房鞏

監牧

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碑頌 張說

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碑頌 御昂

旌儒廟頌 并序 賈至

觀象考厥本乎元辨方正位稽乎極體元御極莫先乎教教之大莫大於儒旌儒有祠我新典也昔秦滅義軒之制廢唐虞之則大搜學徒竭索儒黨懷書捧檄者鱗集麕至然後罪九流之異論尤

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道併命寃骸積於坑谷流血淬於泉壤蹈仁義而死者不可勝紀開元末天子在驪山之宮登集靈之臺考圖驗記周覽原隰見鄉名坑儒頹壓猶在慨然感亡秦之敗德哀先儒之道喪强死千載遊魂無依乃詔有司是作新廟牲幣有數以時饗祀因祀命鄉號曰旌儒人神和悅怨氣銷散於戲秦皇帝以神武邁古幷吞六合掃天下以一簣芟羣雄如眾草建守罷侯大權在己自軒轅以降平一宇宙未有若斯之盛也夫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以正崇武以權勝秦皇知權之可以取不知正之可以守嚮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導六經之謨訓用三代之文質則唐軒盛美湯武弘業不若也觀夫坑儒焚書之意乃欲蓋先王之能事竊作者之鴻名蔽眾耳以前聞逞私欲於當代此儒之所忌也秦之所志悲夫儒以恭儉爲宗秦則疲弊生人極力宮室儒以道德柔遠秦則竭耗中國勞師四夷儒以宥過議賢秦則刻法峭刑賊虐諫輔儒以述先好古秦則師心徇智燔棄典墳夫如是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不坑事使然也今天子矯覆車之前軌崇明祀於後葉秦之所興斯區夏無疆之休子孫萬代之福也昔武王封比干之墓則招諫之道勸矣晉文表舜上之田則志過之名立矣漢高護信陵之冢則尊賢之風著矣未若激揚大教廟食眾賢上以興天地之經次以存顛覆之鑒下以絕厲災之眚建一祠而三德具焉鯫臣不敏敢獻頌曰

於維先王設教崇儒作訓六經爲代典謨降及夫子三千其徒載揚清風文在茲乎天喪斯文道有通塞寔生暴秦反道背德竊善儒萬古悽惻牢落千祀微茫九原驪山之壤譽師心徇惑焚書坑儒萬北坎窗猶存草樹無顏秋雲晝昏時聞夜哭知有寃魂帝在華清登高訪古愍默頹塹悲涼榛莽上感亡秦覆車遺武下哀羣哲饗祀無主爰降嘉詔聿修清祠饋靈儀寘漠求食長無餒而粵自漢初迄于隋閭亦有令主尊儒尚訓闕典罔崇斯文莫振昭昭神理長懷幽憤我后濟哲聰明文思

敷弘大教咸秩神祇鬼無妖災人不癘疵俾爾耆生富壽無期小臣作頌敢繼嗣詩

陝州鐵牛頌 并序

乾象元地勢坤稽謀惟神觀察孰見元善利物純陰隲而不仁坤順爲牛或剛克以殊用彼見於陜郭者其陰隲歟其剛克歟寓精堅强壯趾慎固內習坎窻外形端倪居于道周敦兮若樸謂爲首匪如山之狀謂用角匪如栗之象曾覽古史罔徵其由深不可識孰知其故吾將本自然歸神功豈謀人力役鬼傭哉東臨周畿西盡虢略載厚地而莫聳振長河而不崩向使非神或憑徵子之力則城復隍矣人其魚乎乃詢耆耋聽輿誦僉曰此之鎭其日固久人由是怙恃物由是生資嘗欲掘地及源以觀其徵庀徒執用大臻于茲橫麋林綆四進雲鍤尋下體之極達純陰之精至於退諸泉而入于穴俾圜木靡拉懸絚絕縋既致乃穿其見如初五丁力拔而不及方舟鎖曳而奚可虎無所措其爪猛焉能噬兵無所容其刃投豈皆虛鑣鑣行人無住蓋下當函關之路望若隨仙俯桃林之墟時得歸獸若以匹敵必於其倫則長蛇遶閼風而周巨鼇負蓬萊而扑可明徵矣且察內以外觀遠以近在端銑之末固未可量也亦何知不磅礴數州之間日用有迷其力矣夫能利於物帝之念擇善而爲臣之忠是以我國家咸秩無文發天使以祀我明牧謀始有作招墨客以頌頌者誦也容也誦令德昭厥容冀穆如清風敢刊之貞石頌曰

杳冥精兮混茫氣凝爲伏牛載厚地巨靈西掌屹贔屭長河東流汗沸渭堅立不動神之至層城固護人大庇德合無疆其可既昔人無述今之是志

少華山佑順侯碑頌 并序 房鄴

上嗣位九年以宗室弄兵皇居失守大駕東狩至于華嶽明年同華連帥太傅許公罷藩邸兵復諸子位正皇儲立母后朝廷乂安中外咸若又明年宮闕復就乘輿反正封少華佑順侯崇祀也始

者內兵橫起右輔搔然警蹕難追宗社不復扶持關輔徒爲扃鐍
抗表奉迎莫迴天睠公卽馳單騎詣行在所肉袒徒跣雪泣上言
曰廟主不行陵寢不告蒼黃順動莫知攸往況西無正名之伐東
異省方之行南征無復國之期北濟乏召君之慮華當關右不遠
王畿未虧巡狩之名免負出君之恥可以爲百辟會朝之地諸侯
輸貢之府地雖不廣足以助供億兵則非衆足以備扞禦時也讜
論確然宸心不返宣問往復至于再三嘉謨不聽忠言不納大事
將去羣心洶然關內諸侯惟公獨任非神啟聖不能釋明主之疑
非神佑忠不能壯純臣之節既而上察公之志不可奪也諒公之
言必可復也由是天迴日轉龍起雲從乃睠是邦因駐清蹕上復
交泰之道下無疑閒之憂內難既夷外兵以息皇嗣之不正者濱
于五紀今則因公以正之坤儀之不定者始乎百稔今則因公以
定之君臣以協父子以親夫婦以倫有國之大本也公一舉而得
之豈筆舌所能論哉咸以公仗順討逆神實佑之佑順之封非神
莫尸璽書爰來牲幣以告是命下客書石誌之鄴耳目奇功縑緗
具美授簡執筆略無愧辭姑錄許公貞順之誠少華保佑之實以
明報神以勸事君至於極天鎭地之崇固國經邦之力降神生賢
之運傴峰靈掌之奇嶽有舊封國有常祀今茲紀述故不復云頌
曰

惟華之始因山以紀蓮峰東秀終南西峙少華居中不封不紀威
在景辰暴兵中起天子震驚蒙塵旅次豈無近藩諸侯莫至惟我
許公聞風奮臂一騎迎鑾六龍迴轡行朝有亭行廟有位宗戚以
歸兵戎以弭爰立母后始正皇嗣乃君乃臣乃父乃子家國大倫
禮無違事祉旣啟侯封亦明祀金天之毗佑順之美乃刻貞珉永
證惇史

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碑頌 并序

張說

十六應乾之策也六廄成校五艮一駑是之謂小備校有左右閑成十二合月之道也駑馬三艮馬之數凡三千四百五十六是之謂大備秦幷一海內六萬騎之國馬盡歸之帝家則周制陋矣漢孝武當文景儉約之積雄衛霍張皇之勢勒兵塞上廄馬有四十萬匹及東漢魏晉國馬陵夷不可復逮武帝時矣後魏胡馬入洛蹴踏千里軍陣之容雖壯和鑾之儀亦闕大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戰之弊鳩括殘燼僅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焉而奕世載德纂修其緒肇自貞觀成于麟德四十年閒馬至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掌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猶爲隘狹更析八監布於河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張氏中廢馬官亂職或戎狄外攻或師圉內寇垂拱之後二十餘年潛耗太半所存蓋寡開元神武皇帝登大寶受靈符水瑞感而河龍出星精應而天駟下二年春帝

乃簡心腑善畜之將卜福佑宜生之長俾領內外閑廄使焉卽開府霍國公其人也公名毛仲姓王氏開元佐命之元勳東國亡王之後裔四伯輔禹與治水之謨四七興漢在經星之列清明虛受察含冰鑑籌謀先覺慮出蓍龜竭無私之忠而善歸天造輸不懈之力而玄同日用故得騰躍風雲攀附日月策功第一承恩莫二庭羅魏絳之鐘鼓第賞堂邑之山林文馬蕃錫於晉侯御衣亟分於韓信庶姜如玉則降榮彤管眾子垂髫則抱拜朱芾聖人之見也必猶爾爲之四顧而滿志聖人之不見也乃恤然若無與樂其天下仲尼所謂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夫處其身則立無跂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誠也言無遠愼也國有憂未曾不感國有慶未嘗不怡其御下則明利害之鄉阜財求之務使之趨善而避害懷德而畏威身不離於闕庭令違行於坰牧亦有不學而暗合於古未更而懸辨其事然其從政必問於遺訓而資於故實者也若夫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敬其本也日出而

出日中而入焚原燎牧除蓐覺廢時其事也絜泉美薦庠涼棧溼
翹足而陸交頸相靡宣其性也攻駒教駬講馭臧僕刻之剔之羈
之策之就其才也不反其性故親人樂藝節樂如舞之心自生不
窮其才故闡扼鷙曼繞轡詭銜之態不作爾乃舉其神異則有騊
駼騵裹乘黃茲白來儀外廄呈伎內櫪朝閒風夕洗天潢聖皇
一馭長壽萬年別其種類則有妍蹏繁鬣小頷遠志曰龍曰駵曰
戎曰驥差其毛物則有蒼白驪黃騂紫騮皇騅駓驒駱駰騢雒
馰駮騊駼騄騠騧豪骭舜足狠尾魚目宗廟齊豪戎事齊力田
獵齊足罔不畢有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
初有牛三萬五千頭是年亦五萬頭初有羊一十一萬二千口是
年乃亦二十八萬六千口皇帝東巡狩封岱嶽蠲輅既陳羽衛咸
備大駕百里煙塵一色其外又有閑人萬夫散馬千隊骨必殊貌
毛不雜羣行如動地止若屯雲百蠻震聾四方扑躍威懷紛紜壯
觀揮霍迴衡飲至朝廷宴樂上顧謂太僕少卿兼秦州都督監牧

都副使張景順曰吾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福也仲
之令也臣何力之有因具上其狀帝用嘉焉霍公口無伐辭貌無
得色朝髦庠齒歆以多之於是明威將軍行右衛郎將南使梁守
忠忠武將軍行左羽林中郎將西使馮嘉秦右千牛長史北使張
知古左驍衛中郎將兼鹽州刺史鹽州監牧使張景遵隴州別駕
修武縣男東宮監牧韋衡都使判官果毅齊琛總監韋績及五使
長戶三萬一千人僉曰自開府庇我十三年矣畜有婉息人無乏
匱克猒帝心莫匪嘉績且如停西南兩使六頓人夫纂穀計八十
萬工圍石以息人約費其政一也納長戶隱田稅二萬五千石以
儉私肥公其政二也減太僕長支乳酪馬錢九千三百貫以窒隙
止散其政三也供軍筋膏膠十萬七千斤以收絹繒工其政四也
蒔茼麥苜蓿一千九百頃以焚藷禦冬其政五也使監官料舊給
庫物新秦置本收分其利不喪正錢二萬五千貫以實府宜官其
政六也賈死畜貯絹八萬匹往嚴道市僦僮千口以出滯足人其

政七也五使長戶數盈三萬墾田給食糧不外資以勤農御輓其
政八也敢問羣牧之事孰能加於此乎然則稱伐計功前典所貴
上以美聖主擇才之得人下以贊忠臣受任之盡節末以道官屬
承風之成事竟以示後代昭前之令聞是四烈者不可廢也既而
大君有命舊史書功吟詠瓌奇篆刻金石秦汧眇眇尚想非子之
風魯野區區猶傳史克之頌試從此而觀彼夫何足以言哉頌曰
皇天考牧兮聖之君四十三萬兮馬爲羣墜汧渭兮垣隴阪飛黃
阜兮昆蹄苑山崆峒兮水鳴咽泉噴玉兮草汗血聚如花兮散如
雪性既馴兮才亦絕維國家之大事駕時龍兮祭天地和鑾發兮
文物備維皇帝之七德總戎馬兮威萬國彩毫翻兮金介胄有霍
公之掌政擇張氏之舊令天王大駕兮仗黃麾太僕驂乘兮展轡
儀舞月駟兮蹀雲螭神倜儻兮態權奇騏驥溢野兮牛羊日多子
孫榮位兮恩寵如何頌皇靈兮篆石鼓萬斯年兮羣玉府

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碑頌 并序　　郤昂

垂象者玄上昭乎天廄天駟體玄者聖下列乎度人校人驥稱其
德亦已遠矣願言馬之志曾有意乎粵若乾道爲艮坤元利牝駒
從渥水駿發中廬屈產貴其能鳴鴈門多其美春豈止宗生冀北
族施汧西而已哉自相土運其天機孫陽明其骨性秦贊涖其前
後許衡詳其色毛悲伐在其股膺寒管議其脣齒麻朝訾其頰胲
女厲辨其目睢昔軒轅得之過寒門穆滿得之遊崑崙周王得之
平東鄰漢帝得之定西秦我高祖得之四尸至我開元得之五輅
備敢問毛蟲三百六十其誰力多於是乎夏殷以還經傳莫紀周
制廄馬始頒厥官凡十二閑馬三千四百五十六始皇吞井寓內
六萬騎之國馬盡歸秦漢武大修佳兵崇飾戰馬至四十萬匹是
多乎哉自魏及隋天下騷動勞疲死轉數不足徵我有唐之新造
國也於赤岸澤僅得牝牡三千匹命太僕張萬歲傍隴右馴字之
四十年間孳娩成七十萬六千匹屬張氏替職園師敗官馬之教
駟日失其序逮開元初唯得二十四萬匹至十九年復成四十四

萬匹今之盈縮亦不甚過上耕耤之明年命我邠公典斯馬政公齊其飲食視其良駑膺芻庌涼綱惡去害天子以公有伯翳宜生之德爰錫土田日磾善養之功眞堪宰相卽召公入掌三事外司百揆調飪鼎實緝熙帝繇夷吾果理於高徯咎單諶暢於伊尹帝曰若予邠之後亮采惠疇僉曰元祐帝曰俞咨祐汝作小司空兼攷牧圉李公言成允令才實允宗恪居本朝能率大戛載習載步穉之秣之疏穢鎭浮受劑聽訟匪燒匪剔斯馬斯材荷天之寵未可涯也判官尙乘奉御長孫勗壽安尉賀蘭弼華陰主薄常冀並心懸規鏡家韞賜書投刃靡全應機立斷侶昌門之驂乘行翼聖僊諧子況之能官坐登卿相有原迓浦非大而何雅所謂愷悌君子干祿愷悌信矣先是國家以岐山近甸幽土晚寒寧州壤甘涇水流惡澤茂豐草地平鮮原當古公走馬之郊接非子犬邱之野度其四境分署八坊其五在岐其餘在三郡保樂第一蘇忠主之甘露第二劉義尸之南普潤第三田敬董之北普潤第四邵業監

之岐陽第五李行守之太平第六馬慶尹之宜祿第七曾叡領之安定第八李仙正之八人者或折衝禦侮或果毅昭戎射馭不違始終惟一又命朝散大夫都苑總監韋績總以統之韋公敢行利物克壯遠猷悉心效官盡瘁事國口占諸吏躬親百爲攻特執駒禁蠹驅蠜撫龢趣馬慰薦扈人陳損益以示其方明賞罰以防其慢立封準以程其課均眾寡以節其宜告之以畏威申之以誘掖曰善而篚蠡敵而瓔纕除而並翦而蓋皆當循而職制無使我馬玄黃抱公絕私匪怒伊教君子曰韋公之懽下如此欲辭福祿得乎人從話言馬賴調豢將蕃其類必謹其初故春祭房星尊祖也夏祭先牧尙養也秋祭馬社敬乘也冬祭馬步存神也然後時其出入偵其肥羸一其種性殊其皁櫪旌別淑慝無相奪倫試言夫名且曰獻狀其名則汗血山子桃驂綠耳金喙騰黃騶吾吉光蒲梢啟服野糜娥鹿白蟻雞斯蜚鴻母兒遺風騕褭茲白鐵離項王之騅符主之騧桓氏之驄晉侯之駮魏公絕影唐國驌驦劉之的

顱呂之赤兎其狀則八尺之戎七尺之騄六尺之騎三尺之果下
文臂花肩陰脣白顛握踠作足昆蹄素懸縞形如練紫目如電有
駹有騧有翰有驪驒騱異羣驪騵亦分散如摛錦聚若屯雲若迺
審其容貌觀其尾鬣司其正骨鑑其回毛膺爲稱榮肘爲咸陽幹
爲茈方背爲閬光水火又明城郭又張逸躍翹陸趁趯蹏顧陞凱
蹶草降阿飲沱驟而翔馭而走如龍如兎或寢或吃驫至特立仰
鳴俯噴威儀變態不可談詳田事孔昭軍容大備有馬如此何憂
乎戎由是判官長上果毅都尉成公雅貞尹承順兼諸寮吏及四
郡齊人八坊長戶因雜然相與謀曰自天子亭育我邠公覆露我
李公司牧我韋公燠休我君臣同德其利溥哉若不毛舉數事指
敕大較雖隸圉之後將不食吾餘且保樂者隋石門馬坊也其舊
制褊狹多歷年所棟折榱摧隳牆塡壍甘露先置在九成苑外土
艮蘘美不迨苑中今茲數公得請于帝有詔令新保樂徙甘露所
云翑葺許用正錢今則量抽掌閑供飼國馬數內商榷納其資課

迴給工人計一歲省庫錢七百貫有奇以約財埤國其利一也甲
令曰諸坊馬每年四月十一日停料野放今則以三月中候陽崖
墳盈春草先長便停稾穀俾逐川原計一歲減菽粟四千石其秆
三萬圍侯來年之用以隨時頒蓄其利二也八坊管田一千二百
三十餘頃析置十屯密邇農家悅來租墾王在京邑則稅其生芻
天旋洛師乃藏厥嘉實歲中收貯二萬五千石薪蒸倍之以爰甿
盡地其利三也又緣馬所須羈絆翦刷剤鍍畚帚油藥灌劑之物
叉鞴滌除之器比年皆旁勞州縣長度公錢誅求無時不給其用
寖以承弊人多懼憂今則權差夫丁率自采造成二萬六千五百
三十石升枚具歲中省百姓供費三千貫以柅煩激惰其利四也
內廄馬每年有瘠者病者老者疲者擇其不任者以頒諸坊則必
餧之艾之行之節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腯而後入之以內廄起廢
其利五也是五者有仁人焉有王政焉何獨師古始爲成憲則知
從邠公之教可以阜從李公之法可以經從三判官之幹蠱可以

事事無留從韋公之訾詈可以孜孜不怠古者有勞於國則紀之有功於人亦紀之里克賦在坰之頌燕公篆監牧之作吾從二史臣之後安敢墜於斯文其詞曰

天王乘玉兮德至山陵澤馬千㠯兮屢惟休徵君命臣力兮庶績其凝八坊載就兮畢來斯昇岐山之下兮田疇好涇水之將兮多媺草繚垣墉兮積芻槀天馬來兮從東道羣紫燕兮駢綠蛇骨象奇兮歸帝家毛御風兮蹄踐雪舉籥雲兮低噴沙既伯既禱兮無裁害有駜有容兮眞沛艾縞身朱鬣兮又白顚睨影長鳴兮聲造天今安匹兮龍爲友吾君馭兮壽千年

文粹卷弟二十二

文粹卷弟二十三

吳興　姚鉉　纂

贊一　總六首

帝王

唐武宗皇帝眞容贊　李德裕

將相功臣

淩煙閣勳臣贊　呂溫

三賢贊　司空圖

自題寫眞贊　裴度

張荆州畫贊　呂溫

庶官

尙書右丞徐公寫眞圖贊　獨孤及

唐武宗皇帝眞容贊　并序　李德裕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極之五載氣應天和德感人心朝廷

四方咸一於正風雨時若螽螟歲息銷蓬孛爲休氣驅戎狄爲懷
人北荒堅昆重譯而至厥有窘伐憑阻弄兵陸梁韋顧既伐夙沙
自縛武功既成休德昭明前古未聞百王莫致之事皆葳蕤於圖
諜矣皇上以爲大禹敘九疇敬五事豈不曰貌恭則莊視明則正
予欲作繢傳照審其儀形且夫聖人潛心於天以通神明先定其
神而萬物理矣昔之訪具茨期姑射在此而已矣況乎廣成之戒
抱一玄元之去多欲予所貴道哀爲是矣豈眩夫係風之言奇彼
淖冰之術從偓佺之所珍遺堯舜之令名也哉於是圖經素寫良
金擬鑑形於止水若凝視於清鏡五彩既彰穆穆煌煌居列仙之
館近玄祖之光蓋以昭燕翼之謀顯丕承之德矣臣聞古之至聖
必有奇相是以黃熊之瑞應於龍體赤精之符協於圖表頎然而
長文王所以王天下也體貌多奇漢高所以威四海也然則繪事
之微極於惟肖至於天光睟清日華明潤非可圖也庶髣髴焉末
臣奉詔敢飏言曰

唐運中興天授大君軒耀其武堯煥其文北伐獫狁漠朔无氛西
伏堅昆稽首稱臣禍生壺關盜起河汾沈機先物雄斷解紛克定
羣慝竟全大勳八表既寧萬機益勤爰命采繢載模天眞峴閻仙
岑峻極秋旻蓬瀛白日光照清晨涵育如天尊嚴若神輝赫絪緼
爲龍爲雲聖作物覩禎祥以臻宣光孕靈虞熙載甄政建中和金
聲玉振太階既平廟器乃陳化下以德持盈以仁四瀆宗海眾星
拱辰億萬斯年藻朗日新

凌煙閣勳臣贊 并序

吕温

我二后受成命撫興運軋坤軸撼乾樞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
而雨天下雷收雨霽如再開闢蕩蕩焉與太極同功貞觀十七年
太宗以功成治定秉爲而不有之道讓德于祖考推勞于羣臣念
臣濟於艱難感風雲於疇昔思所以攄之無窮乃詔有司擬其形
容圖畫於凌煙閣者二十有四人蓋象乎二十四氣之佐天昭勳
德也昔者舜以五臣致理周以十亂反正高祖以三傑作漢光武

以二十八將中興若夫錯綜勳賢牢籠今古雄四代而高視者其惟聖唐乎至若唐莒公劉渝公之倫探元符建帝圖首戴神堯舉晉陽而活天下此則大禹之拯溺也魏鄭公以致君爲己任諫若不及謇謇左右秉心宣猷此則咎繇之颺言也虞永興糾合羣儒旁求百代明備王禮克諧帝樂使我大國煥乎其有文章此則夷夔之制作也長孫趙公舉大義除二凶安宗廟定社稷以振我丕赫無疆之休此則周公之匡救也英衛受天勇智雄武佐聖鼓行海內麾定四方此則太公之鷹揚也房杜玄機朗識並運帷幄神發響效謨成天功此則蕭何之指蹤子房之決勝也尉遲秦程剛毅木訥氣鎮三軍力崩大敵匹馬孤劒爲王前驅此則吳漢之樸忠賈復之雄勇也其餘皆模棟殊材黼黻異制儔諸古烈罔有慚德皇王之際於斯爲盛其始也文爲經武爲緯智斯作忠斯述其末也大不偪小不遏退者全來者達控而縱之使自用之推而引之使自盡之不設籠檻以觀遼廓之致不頓轡鎖以極權奇之變

執一德而衆力展懸大信而羣情竭高祖聚之以義太宗用之以道高宗終之以仁傳聖萬代享其功利此非盛歟昔陸機哀宏爲晉人而歌功於漢魏作者猶或稱之況乎遊聖代觀國光目睨凌煙而頌聲不作某不揣賤劣有斐然之志輒盡所蓄各爲讚一章上以見王業之艱難中以明聖賢之相須次以朗前哲之光韻末以聳後人之盛節侯君集張亮負勳跋扈自陷大逆敢沒其名用彰天刑使伐勞懷貳者懼春秋之義異姓爲後故以河間元王爲贊首云

河間元王孝恭

太極構天本由一氣大人創業資我族類堂堂河間仁勇是經遹駿有聲爲唐宗英暴隋天亡羣盜猖狂我伐用張時維哲王武有烈光爲爪翼肺腸經綸八方自南徂東曁海澄江平蕭銑輔公祏使父兄帝天下化家爲邦用竭爾力寵臻其極言不伐色不德以遜以默柔嘉惟則佐高祖建大勳如周旦奭與太宗守大成如漢閒平宜

君宜王盤石無疆

房梁公玄齡

梁公先覺龍卧待君長彗流光埽天布新義師雷興公躍其鱗杖策千里來排帝閽婉婉梁公實懿實聰實光實融羽翼忠若鸞若鴻大風動地儒服從容靜運胷中弛張折衝左右太宗夷屯廓蒙定高祖功功告武成翊開太平我雖忘勞時靡有爭網羅遺賢推轂羣英玉不韜輝蘭無沈馨飛鴻出宴振鷺在庭濟濟多士太宗以寧太宗寧矣公無事矣闕衮有補惟仲山甫經營四方方叔邵虎大邦鈞軸至則委汝閒居台輔撝默自處亦莫敢余侮高朗令終嗚呼梁公

杜萊公如晦

穆穆萊公奇姿粹靈蘊元和氣爲大國楨乘時恢能唐室大開故人相攜少與房梁公同有匡濟之志也直上太階更爲陰陽迭作日月佐明四海贊育萬物二人同心王度是欽如玉如金德音愔愔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申甫

魏鄭公徵

堂堂魏公崇節大志喬榦直聳摩天自致遭風雲時得霸王器一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盡其志嘗事隱太子李密沈浮變通吾道不窮龍戰既息皇建其極俾補袞職其繩則直謇謇疑疑危言正色保太宗德弼違替否日月不蝕黜漢霸雜行周王道人或有言秉德不撓與封德彝庭諍禮興樂崇德洽道豐保合太和昭明有融起四年中復三代風言出化成神哉厥功尹躬佐商有恥于湯公以其志匡飾聖唐爲唐宗臣致唐無疆致唐無疆永式萬邦

長孫趙公無忌

趙國之先發祥朔土乃祖乃父受天之祜有女而聖文德皇后爲天下母有子而賢爲唐室輔聖賢同氣千載一覩丕顯趙公允文允武克忠克仁實有大勳高祖受命太宗歸尊翼翼乾乾恪居于藩羣亂嗣爭窺神器鴻業將墜公揭大義一匡天地人到于今家受

其賜帝將傳聖爰有顧命汝忠汝誠莫與汝京與我聖子守唐太
平公相高宗有太宗遺風刑措財豐八荒來同和氣大融妖星襲
月禍起中宮公將正之以王帝躬武氏謀位公以力爭力屈羣邪誠阻天聰
黜非其尤令問無窮

唐莒公儉

歲寒陰凝冰雪皚皚有鳥擇木先陽春來猗歟莒公王佐之材閒
運未開登潛龍臺代萬姓請命與天爲媒扶龍而興振起雲雷權
輿帝圖經始唐基始覆一簣勃焉巍巍易失者時難知惟幾知幾
其神莒公元勳

劉渝公政會

河出崐崘來潤中夏連山合沓橫擁其派巨靈勃然手擘太華決
流東注功並造化粵我聖唐將舉晉陽帝命是將往拯溺于四方
亦既載旆亦既秉鉞强兇當路王威高君雅拒不得發渝公慷慨感義
激節用奇制變大事立決雷奮霆越天衢八達則莫我敢遏如巨
靈破山河勢始豁赫矣渝公與神齊烈跡如仙掌炯炯不滅

李衞公靖

有隋之末羣盜熾褻帝怒震發五星從太白煥照參野將有聖人
兵定天下金精下射猛毅感激李公矯矯從此奮跡躍于中原王
者則獲壯士不死初公不利於我帝欲戮之吾而免壯士公自稱其言而
致天之罰手付金鉞俾往式遏不庭則殺如颱發發如火烈烈摧
枯爍雪應鼓如截遠若荆巫險若江湖强若匈奴莫不卒從莫不
震恭車書混同氛祲蕩空衞侯之功功則維何威明惠和策勇駕
智長驅仁義仁義曠蕩帝王之將萬古曷瞻鐵山巉巉詔築墳闕象鐵山積石山

李英公勣

橫流莫極大亂無象英公傑出應運爲將與楚楚霸與漢漢王天
時人事隨我所向長蛇縱蠭充王世東據河洛婪婪封豕建德來濟同
惡號吼連聲如雷如霆萬里震驚時維英公亮我太宗斬豕以鉞

取蛇于穴羣穢殄滅乃定九鼎乃開明堂奄有大邦金甲同光告成于皇（太宗獻捷于高祖與勣俱擐金甲爲上下將）皇業用昌帝命英公北伐獫狁雷鼓殷殷旄頭幾殞埽雪黑山布唐陽春五原草綠不見南牧蠢夷未庭天子親征其鋒維英莫拒莫抗是震是蕩破東海浪天下既和解鞍投戈衮服委佗華髮皤皤終始三朝無玷可磨

劉夔公弘基

夔公崢嶸金虎之精應時而生與運俱行總帝元戎震唐天聲瞋目張膽前無金城別建龍節中分虎旅啟行萬里乘氣一鼓劒揮雷霆旆卷風雨先馳咸陽鎮定天府天府既定唐集大命入揚王庭出權兵柄薄伐獫狁朔風不競徂征蠢夷東海如鏡義始忠卒元勳之盛

長孫邳公順德

泰山未明雷鬱幽崖日觀赫開舒爲丹霞昔我太原賢傑潛屯帝出于震爛其盈門邳公炳焉實輝其間功參造物謀協先天執戈前驅捧轂南轅以勞以舊佐命之元

虞永興公世南

英英永興華德素行以文富國以道佐命天下既定爲唐儒宗東觀石渠始生古風乘精繹思假道書圖驅馳百代出入三古問義黃心聽堯舜語歸來帝側獻可替否帝告永興與鴻碩之倫闡六籍三墳建樂章禮文先師是崇於廓辟雍辟雍沈沈天子所臨或弦或歌講古述今其從八千纓弁森森獬貂羌髻咸詠德音羽林孤兒亦垂青襟洋洋聲教無遠不洎日月所照皆成文字鬱開古始埽蕩澆季實我羣儒成太宗之志英英永興宜曰文懿

尉遲鄂公敬德

佐佐鄂公百鍊龍泉沈翳未宣氣衝斗閒佩非其人（初事宋金剛）躍入大川神武獲馬提之上天天地之內指麾無前熊威虎力隱若敵國剛毅木訥安劉必勃武德之屯手拔禍根埽除氛昏捧出日月

耀于天門功成名遂高謝戎事烈烈猛志化爲和氣深地高堂頤性保常屑瓊飲露靜奏清商商爲臣勵事君鄂公之志之仁（貞觀後公）

（不交人事常鍊氣服食奏清商樂以自奉）

蕭宋公瑀

隋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集惟鳳捨彼頹厦鬱爲新棟路車玄衮開國有宋武德之暮羣孽內蠹魏魏宋公聳節高步不吐不茹不來不去屹屹中立爲天一柱從容而言社稷遂安持誠秉忠光輔二君激濁揚清育人如身道至廣莫我敢羣境至大不容纖塵雪山倚空冰壑照人耿介絕倫爲唐貞臣

張鄭公公謹

有倬鄭公仡仡而貞佐佐而仁實太宗信臣太宗守藩內難未夷圖之則安捨之則危帝臨安危機以懼以疑以謀爲先知是筮是咨鄭公嶷然排闥折著抗憤正詞用人事定天意身爲元龜不知不識順帝之則以定社稷鄭公之力公之云亡帝念其勤若痛在身天懷發中哭不避辰君臣之閒夐古未聞

屈突蔣公通

五運相推土火革期隋化爲唐忠臣不知猶驅義徒奮拒王師指心誓天摩頸待時人歸有德四海皆叛春日滿川流冰未泮亡家徇國方寸不亂力屈勢窮排空落翰東南慟哭聲盡魂斷仗忠就擒萬國瞻漢帝曰爾通古之烈士孝于其親誰不欲子俾侯于蔣授以師紀感恩不死宣力如彼佐唐扶隋名教之美

高申公士廉

維嶽降神佐唐生申忠貞自天孝友如春德爲邦基仁厚人倫肅肅雍雍眞王者臣處因歸妹光誕天配（文德皇后公之同出也）婚媾之中雲龍潛會建功南海廓我無外涼武撥亂弼文開泰邊彼庸蜀荐鍾澆季文翁之化若埽于地申公攸徂有教無類父子兄弟望風相媿勃興儒雅大復禮義西南頌聲到今不墜名登元勳理冠羣吏全材大器於鑠厥懿

殷鄖公開山

温温殷公初若懦夫銅印試吏褒衣爲儒大風驅雲忽與之俱遭逢眞宰參造化謨天地既闢厥功有赫從王龔行佐帝光宅遠展驥足高揮鳳翮以永終譽垂于竹帛

秦胡公叔寶

洛汭之役龍戰未決我師與王世充陣于九曲秦公應變臨陣電拔銳氣盡來我盈彼竭成敗反掌存亡奄忽虎來風壯鼇轉山沒遂作心膂爰從討伐崩圍陷陣火迸冰裂翕如鶚聲縱若鯨突功成國定萬古壯骨

程盧公知節

盧公倬然動軼幾先轉禍爲福與秦胡公降于九曲攀龍上天繽翻鵬翼積風乃聳桓桓將軍大敵則勇雷崩山谷貔虎頓伏飈倒溟波鯨鯢蹉跎見危而進當死不讓干城三朝身老氣壯

段褒公志玄

褒公虎臣先運而臻謁帝太原許唐以身擁劒駕氣騰風躍雲積忠累仁光有厥勳建旄北伐細柳宵屯風謐霜凝嚴扃達晨天子之使駐車軍門軍屯肅章乃外壁門以夜不納制使安眾秉威此眞將軍侁侁桓桓克壯有聞

許譙公紹

羣動相食血流中原譙公夷陵豺虎爲鄰列境連城火炎煙昏皎其一邦如玉不焚三光忽開萬象皆新誰有天下平生故人公與高祖有舊引忠歸誠豹變蠖伸金石之契移爲君臣弈弈煌煌爲龍爲光元戎啟行大旆央央式遏大江奄征南方恩斯勤斯兩不可忘

三賢贊并序　司空圖

隋大業閒房公李公魏公同師文中子嘗謂其徒曰玄齡也志而密靖也惠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宜有贊激云

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太宗諷議從容謀蹶羣雄君

勞臣惕荒夷阻闢百千年社稷

自題寫眞贊　裴度

爾才不長爾貌不揚胡爲將胡爲相一點靈臺丹青莫狀

張荆州畫像贊　并序　呂温

中書令始興文獻公有唐鯁亮之臣也開元二十二年後玄宗春秋高矣謂太平自致頗易天下綜覈稍怠推納寖廣君子小人摩肩于朝直聲遂寢邪氣始勝中興之業衰焉公於是以生人爲身社稷自任抗危言而無所避秉大節而不可奪小必諫大必諍攀帝檻歷天階犯雷霆之威不霽不止日月幾蝕爲公卻明虎而冠之不敢猛視羣賢倚賴天下仰望凜凜乎千載之望矣不虞天將啟幽鬱之禍俾姦臣乘釁以速致戎詐成讒勝聖不能保禦我公哀寘于侯服身雖遠而諫愈切道既塞而誠彌堅憂而不怨終老南國於戲功業見乎變而其變有二在否則通在泰則窮開元初天子新出艱難八憤荒政樂與羣下勵精致理於是乎有否極之變姚宋坐而乘之舉爲時要動中上意天光照身宇宙在手勢若舟楫相得當洪流而鼓迅風崇朝千里不足怪也開元末天子倦于勤而安其安高視穆清霈然大滿於是乎有泰極之變荆州起而扶之舉爲時害動咈上欲日與讒黨抗衡于交戟之中勢若微陽戰陰衝密雲而吐丹氣欻燿而滅又何難乎所痛者逢一時事一聖踐其跡執其柄而有可有不可有成有不成況乎差池草茅沈落光耀者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曹谿沙門靈徹雖脫離世務而猶好正直攜其圖像因以示余覩而感之乃作贊曰

唐有棟臣往矣其邈世傳遺像以覺後覺德容恢異天骨峻擢波澄東溟日照泰嶽具瞻崇崇起敬起忠貌與神會凜然生風氣蘊逆鱗色形匪躬當時曲直如在胷中鯤鱗初脫激海以化羊角中頹摩天而下無喜無慍亦如斯畫嗚呼爲臣儆爾夙夜

尚書右丞徐公寫眞圖贊　并序　獨孤及

侍御史韓公至清以學藝書畫之美聞于天下辛丑歲三月以王

事靡盬館于豫章與前尚書右丞徐公同舍於惠明寺之淨室嘗以暇日裂素灑翰畫徐公之貌陳於公之座隅而美目方口和氣秀骨豪釐無差若分形於鏡入自外者或欲擊踤曲拳俯僂拜謁不知其畫也眾君子嗟歎之不足則言以讚其美某亦繼唱于後乃贊之曰

哲匠運思天姿是具假之筆精實以神遇居然成象豁若披霧瞻仰神鋒如窺武庫婉婉高識昂昂獨步絕頂孤松空陂白鷺不犯之色匪躬之故孰知造化亦在豪素

贊二總二十八首　吳興　姚鉉　寶

孝子

二孝贊　李華

古賢

四皓贊　梁肅

商山四皓畫圖贊　韋渠牟

四皓後贊　李華

四公子贊　潘存實

名臣

鳳閣王侍郎傳論贊　李翰

浮圖

三如來畫象贊　梁肅

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贊 李白
藍田法池寺二法堂贊 張說
誌公畫贊 李白
達磨和尚法門義贊 釋皎然
天台和尚法門義贊
能秀二祖贊
誌公贊
唐大通和尚法門義贊
唐鶴林和尚法門義贊
李居士贊 李白

圖畫

龍馬圖贊 柳宗元
騶虞畫贊 白居易
獬豸贊

畫鶻贊
怪松圖贊 陸龜蒙
金鄉薛少府廳畫鶴贊 李白

鷙鳥

雙白鷹贊 蘇頲

絕藝

裴旻將軍射虎圖贊 李翰

雅樂

霹靂琴贊 柳宗元
琴贊 李白

橋梁

蒲津橋贊 張說
二孝贊 并序
靈武二孝曰侯知道程俱羅目不覩朝廷之容耳不聞韶夏之聲 李華

足不登齊魯之境所見戎馬旃裘參於夷狄而能生養以孝沒奉以哀穿壙起墳出於身力鄉人助之者哭而反之廬於冢次號泣無節侯氏七年矣根於天性陶我孝理其至乎哉埃垢積首草生髮間每大漠晨空連山夜寂人煙四絕虎豹與鄰擁墳椎膺聲氣咽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背爛心朽皮枯節攣草木先秋而彫落景氣不時而凝閉殊鳥異獸助之悲號萬物有極此哀無窮大哉二子能以孝終始乎語曰孝如曾參不忍離其親生既不忍離歿忍離之哉二子之孝過於曾氏矣昔吳起忍與母盟陳湯忍匿父喪起謀復楚霸而戮死湯功釋漢恥而囚廢神道昭昭若何無報九州之眾誰非人子踐霜露者聞風永懷士有感一諾一顧猶或與之死生嘉一草一木猶或爲之歌詠而況百行之宗終天之感乎華奉使朔陲欲親往弔焉屬河淩絕渡願言不果憑軾隔川寄聲二孝同爲贊一章敢旌善人以附愔史其文曰

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於親者爲子忠於君者爲臣兆自天命降成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愚及知就爲之禮文禮文不能節其哀繄道德之元純至哉侯氏創鉅病骰手足胼胝成此高墳蔬果爲奠茅蒲爲茵其奉也敬其生也貧大漠黃沙空山白雲柏庭旣夕松路未晨寇戎接境豺狼成羣夜黑颷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迴徹蒼旻風雨漂搖支體鱗皴色慘棘嵩聲酸棘薪苴斬三年爾獨終身邑子（嗟嗟一作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鄰冬十一月河冰塞津吾將弔之其路無因寄誠斯文揮涕河濱

梁肅

四皓贊 并序

道可佐皇而隘於帝治是以崆峒箕山之長揖於軒堯也德宜輔王而偶生霸世則四皓之所以晦明於漢氏也噫周道絕而王澤涸秦短世而漢雜興六合披攘兵不暇戢則四公軒軒然鴻飛于冥時也天下大寶一人攸繫苟蔑嫡崇庶則亂是用長而公僾然俯定儲后權也處則以時出則以權時以全己之道權以安天下之器得非知幾者歟易謂知幾其神乎四公體之故曰時合道合

時塞道塞生非其時與道消息四公之謂歟贊曰
秦失其鹿豪傑並逐鸞鳳何依白雲深谷英英南山采采紫芝漢
以劒起吾誰與歸栖心化元澹泊無爲禮物雖至先生默而惟彼
貞石確不可轉儲皇不安我德用顯大君是驚惠位是寍四公屈
身天下和平弋者何思鴻飛冥冥

商山四皓畫圖贊并序　韋渠牟

故人清河房茂長刺商山成簡靜之化曰隱居之類也畫茲圖以
貺予緬乎沉吟想似之不足故爲文以懿之詞曰
煥煥煌煌爲珪爲璋孰光乎不耀之光幽幽深深爲山爲林孰繫
乎不繫之心足知乎虛室生白玄門不關流水去住清風往還豈
比夫稷契在世巢由在山一物有累兩心不閒者哉閒之謂何簪
裾薜蘿本不干我豈云其他熙熙忻忻與時爲春匡漢避秦惟茲
四人于德之鄰不孤其身于磵之濱不迷其津繪事既素孰知其
故想像儀形念茲丹青睢睢紫芝深谷逶迤俛仰今古空林住時
鳳豈無德鸞皆有羣出處語默商山白雲

四皓後贊　李華

時濁代危賢人去之商洛深山鸞鳳潛飛漢以霸興皇王道衰玉
帛雖至先生不歸吾非固然可動而起龐眉皓髮來護太子至尊
動容奪嫡心已四賢暫屈天下定矣反駕南山白雲千里

四公子贊并序　潘存實

四君當齊楚趙魏之盛門客三千人聞者孰不慕之有未達則孰
不曰一朝富且貴必然嗚呼自四君歿千載之閒豈無貴於四君
者豈無富於四君者而然者其誰既富貴則曰彼四子徒沽名爾
三千之人何爲哉悲夫人之貴也爲身四君之貴也爲人富貴皆
知可及也而富貴之心與貧賤之心不相負者愚則未見其及也
贊曰
四人爲身萬二千人爲耳目四人爲梁萬二千人爲榱桷有危可
平有死可生豈彼威憑寔惟義爭嗟乎人之家或財不自與心不

自是妻不睦夫父不慈子而況乎萬二千士懿哉恨目不覩此

論贊 并序 李翰

論曰王氏之先蓋出於有周自后稷公劉迨乎大王王季以至文武成康累聖重光以成王業故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下及靈王厥德雖衰而天命未改有太子晉者登仙于伊洛之間其後代子孫遂稱爲王氏考其綿系不亦遠乎既而姬氏運窮戰國蜂起有錯爲魏將翦爲秦將咸以武功翊扶霸業宏謀遠略二國賴焉自秦至漢有吉有駿爲漢代名賢自漢至晉有覽有祥爲晉室公輔時徐州刺史呂虔檄祥爲別駕虔有佩刀工者相之以爲三公之器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不獲而後受之祥在魏爲司空太尉封睢陵侯晉武帝踐祚拜太保爵爲公年八十餘賜几杖不朝爲國元老祥臨薨以佩刀授其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拜光祿大夫封卽邱子門施行馬覽生撫軍長史裁裁生丞相始興文獻公導匡輔中興遷都建業元帝倚以宰衡之任而王氏盛於江左矣其正緒也則悅洽珣珉以弘雅清亮重於時其傍枝也則渾戎衍經以曠達夷坦高於物若乃器宇崇邈風鑒昭朗則宋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特進豫寧文侯其人也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宋侍中金紫光祿大夫開府豫寧忠敏侯其人也開物成務緯地經天則齊中書監尚書令太尉南昌文獻公其人也廉正澄絜恬虛簡潤則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南昌安侯其人也美幹英姿通機敏藝則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五兵尚書南昌章侯其人也博學高才鴻筆麗藻則周內史太子太保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司徒石泉康公其人也有典有則如珪如璋則隋安都郡太守石泉侯其人也道韻清穆德徽光劭則太子舍人荆王府司馬皇朝贈魏州刺史其人也其餘枝分葉散岳峙川流孝範忠規仁聲義烈女嬪帝子男尚王姬公侯保輔之尊令僕卿尹之貴紐龜鳴玉紫蓋朱軒赫奕蟬聯繽紛菴藹市朝亟改而無替舟壑驟

遷而不易衣冠禮樂百代傳之而比肩人物風流四海望之而延頸豈不美哉雖復魯三桓之子孫鄭七穆之宗族晉之欒范齊之國高張氏之七葉貂蟬楊家之四世台袞石奮石慶恭睿重規胡質胡威清廉疊軌父子儒學桓榮與桓郁相承兄弟文章陸機與陸雲齊舉未足以延茲家範麗我門輝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盛德必有百世之祀者也善乎郭景純之言淮水絕王氏滅此非其效歟石泉公承積德之基挺舉和之氣髫齔之歲便能竭力以事親其性純篤率由而至精神朗悟特異常童好學讀書略無懈倦常研味經史雖寢食有所不遑纔及成童已爲博達朋侶推薦束髮而就列焉歷仕州郡咸以材能底績既以賢良文學舉又以鳳行公方進遂乃昇臺府拜卿僕三典名嶽一佐神州始學之今得而行之以明察樂姦豪以慈和撫孤弱以謹靖成公務以清白杜私求珠玉非所寶脂膏不能潤故能所廣者紀不令而行千里應其言百姓歸其德所謂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者也及其翔鳳池

執螭劒出納王命弼諧帝猷理在將順怡然而奉旨事當進色俛然而犯鱗常欲興禮制樂簡刑寬政奬儒術抑吏道正風俗厚人倫乃遽瑗之忠誠史魚之端操孟公綽之不欲季文子之無私羊興祖之衣惟葛袍公孫弘之食惟粟飯陳寵之奏藁咸削孔光之温樹不言我之行事立名殆出於數公之右矣由是特爲上所親倚常以忠賢許之其好古博雅述作無倦遊心於千載之表騁思於九流之域雖堆桉盈几積訟充庭汗簡懷鉛晷刻無捨所莅之職由中及外或考其事或相厥土博採前志旁求故實輒加撰錄無或闕遺至以祖德家聲前言往行追述編紀動成部帙有忠孝之道焉有禮義之規焉有正家之訓焉有經邦之則焉固可以詒厥孫謀播乎長世者也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合義貞固足以幹事又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又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詩曰瑟兮僩兮赫兮烜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

兮道盛德至善人所不能忘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若石泉公者可謂備君子之德矣其爲聖朝輔佐受天之祿也宜哉贊曰

仙緒山賓靈液流津積德累仁生賢清神孝以事親忠以爲臣履道正身秉國之鈞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

三如來畫象贊 并序 梁肅

法王之身有三曰報曰應曰法報身從無邊功德生應身依無邊衆生生法身從如如無有生分別說三其極一貫原夫大道之體離一切相是其本也積大德施大慧合大道成大身是其報也出入十界隨所利見如水月鏡象是其應也自因至果故不得不有其報療一切病故不得不行其應應亦名也報亦名也名乎哉其實相之實乎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嘗試思之以爲衆生蓋反佛者也是三相在佛爲三德在凡爲三障一者生死生死即空寂空寂即法身也二者煩惱煩惱即智慧智慧即報身也三者結業結業即解脫解脫即應身也三德成於悟三障成於迷迷而不復也遂自絕於佛乘哀哉予嘗齋心命工裂素作繪聖德之形容可舉目而見見而後思思而後知至知之路蓋由是矣瞻仰之不足遂爲之贊庶觀者有以知三如來不在心外不可以有無心取大哉法體體如虛空不始不終不垢不淨不邊不中是謂涅槃是謂法身諸佛性海是无上正眞 右贊毗盧遮那佛

妙哉報體體法而大由清淨功德色無礙德色無礙成實智慧範圍法界盡未來際 右贊盧舍那佛

神哉化功其化无方休有烈光以百億色身播百億國土啟權顯實或默或語示我寂滅雙林之下 右贊釋迦牟尼佛

三聖一身本无有異恒沙諸佛其道一致衆生唯妄覺妄斯至懸象著明用鑒心地 右總贊

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贊 并序 李白

我聞金方之西日沒之所去中華十萬億刹有極樂世界焉彼國

之佛身長六十萬億恒沙由旬眉間白豪向右宛轉如五須彌山
目光清白若四大海水端坐說法湛然常存沼明金沙岸列珍樹
欄楯彌覆羅網周張車渠瑠璃爲樓殿之飾玻璃馬腦耀階砌之
榮皆諸佛所證無虛言者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葢馮翊郡太
夫人奉爲亡夫湖州刺史韋公之所建也夫人蘊冰玉之清敷聖
善之訓以伉儷義大希拯拔於幽塗父子恩深用薰脩於景福誓
捨珍物購求名工圖金創瑞繪銀設像八功德水波動青蓮之池
七寶香花光映黃金之地清風所拂如生五音百千妙樂咸疑動
作若已發願及未發願若已當生及未當生精念七日必生其國
功德罔極酌而難名贊曰
向西日沒處遙瞻大悲顏目淨碧海水身光紫金山勤念必往生
是故稱極樂珠網珍寶樹天花散香閣圖畫了在眼願託彼道場
以此功德海冥祐爲舟梁八十一劫罪如風埽輕霜諦觀無量壽
長放玉豪光

藍田法池寺二法堂贊 并序 張說

法池西三歸院二法堂茲寺長老初上禪師所造也禪師俗姓彭
名知至性篤孝執親之喪七日不食微言密行志道探玄究易老
莊太一之旨善正書擅鍾王品格其點畫宛秀豪縷必見如折槁
荷磨文石筋理灑颯固非人力之所致也中朝名士山藪高尚法
流開勝遠近慕焉及晚年專意於禪頌生平藝業脫若遺塵矣常
歎曰帝王父母許我出家雨露生成恩惟一揆依如來教創是功
德萬一乎獻福二宮潛祐七祖將與一切咸登道場於是三歸堂
以長安元年辛丑子月望日癸未立善法堂以開元元年癸丑丑
月望日戊辰建禪師母弟仁琬弟子沙門啟疑及沙彌令哲左右
斯業實有力焉而作贊曰
敬告諸佛子一心清淨觀欲求正眞道當從信根入是佛虛空相
是法微妙光定慧不相離是僧和合義人空法亦空二空亦復空
住心三空寶是名三歸處

至哉初上人建立善法堂彩翠三世佛莊嚴清淨眼能運無礙心
普入於一切見若不染色知若不取識是名眞實見亦名解脫知
佛觀離生滅諸法等如是 右善法堂贊

誌公畫贊

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虛空其心寥廓無主錦幪鳥爪獨行絕侶刀
齊尺量扇迷陳語丹青聖容去住無所

李白

達磨和尚法門義贊

釋皎然

我師西來傳乎眞訣大輪當路小乘亡轍冥冥見人初見日月權
跡有歸光雲不滅

天台和尚法門義贊

我立三觀卽假而眞如何果外强欲明因萬象之性空江月輪以
此江月還名法身

能秀二祖贊

二公之心如月如日四方無雲當空而出三乘同軌萬法斯一南
北分宗亦言之失

誌公贊

大動之地我安其中高景無氛靈鶴在空出生死阨隨物有終勞
形駭俗借績開蒙常攜刀尺精意誰通

唐大通和尚法門義贊

觀淨之筌斯言不住四色蓮花白花爲喻應知離相或未圓通吾
師慧心雲開天空

唐鶴林和尚法門義贊

眞見之體知而不知性猶無主禪何有支我本圓寂湛而不移事
來化人慈力所爲

李居士贊

至人之心如鏡中影揮斥萬變動不離靜彼質我斤揮風是騁了
物無二皆爲匠郢吾族賢老名喧寫眞貌圖粉績生爲垢塵從白
得衰與天爲鄰儼然不語長存此身

龍馬圖贊　并序　柳宗元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于河西而莫覩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髦環目肉鬣馬之靈怪有是邪居帝閑幾二十年從封禪郊赬鳴和鑾者數十事遇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倮尾童鬣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禮陳兮鳴鑾在御大路遵兮世罷道悖還吾眞兮哀鳴延首渭水濱兮沛焉潛泳旋裔淪兮淵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眾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阽厥身兮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騶虞畫贊　并序　白居易

騶虞仁瑞之獸也其所感所食暨形狀質文孫氏瑞應圖具載其事元和元年夏有以騶虞圖贈予者予愛其外猛而威內仁而信又嗟曠代不覩引筆贊之詞曰

孟山有獸仁心毛質不踐生芻不食生物有道則見非時不出三季已還退藏於密我聞其名徵之於書不識其形得之於圖白質黑文猊首虎軀是邪非邪孰知之乎已矣夫已矣夫前不見其往者後不見其來者于嗟乎騶虞

貘屏贊　并序

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爲贊曰

邈哉奇獸生于南國其名曰貘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劒戟省用銅鐵羨溢貘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鑠鐵爲兵範銅爲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剗何谷不窴銖銅寸鐵罔有孑遺悲哉彼貘無乃餒而鳴呼匪貘之悲惟時之悲

壽安令白昊予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之要毛羣羽族尤是所長長慶元年以畫鵰貺予予愛之因題贊云

鷙禽之英黑鵰丁丁鉤綴八爪劒插六翎想入心匠寫從筆精不卵不鶵一日而成軒然將飛戛然欲鳴毛動骨活神來著形始知造物不必官冥但獲天機則與化爭韓幹之馬藉藉知名薛稷之鶴翩翩有聲研工覈能較眞鬬靈豈無他人不如我兄

怪松圖贊　井序　陸龜蒙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余怪松圖披之甚駭人目根盤于巖穴之內輪囷偪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礧砢然蹙縮然幹不暇枝枝不暇葉有若龍攣虎跛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是何物怪如是耶予能辯之乎余曰草木之生安能怪耶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爲物所淩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矧松柏乎今不幸出於巖穴之內脞腖者則磬然其牙伏死其下矣何自奮之能爲是

松也雖稚氣初坼而正性不辱及其壯也力與石鬬乘陽之威悲已之軋拔而將升卒不勝其壓擁勇鬱遏全憤激訐然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爲怪木吁豈異人乎哉天之賦才之盛者蚤不得用於世則伏而不舒薰蒸沈酣日進其道權擠勢奪卒不勝其阨號呼呶拏發越赴訴然後大奇出於文彩天下指之爲怪民鳴呼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圖其眞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於俗非始不幸而終幸者邪道人曰然爲我贊之贊曰

松生蔭隘巖獄穴械病乎不怪卒以爲怪擁腫支離神羞鬼疑道人嗟咨筆傳其奇或怪其形或奇于辭自爲怪魁是以贊之

金鄉薛少府廳畫鶴贊　李白

高堂閒軒兮雖聽訟而不擾圖蓬山之奇禽想瀛洲之縹緲紫頂煙翹丹眸星皎昂然盻眙霍若驚矯形留座隅勢出天表謂長鳴於風宵終寂立於霜曉凝翫益古俯察逾妍舞疑傾市聽似聞弦儻感至精以神變或可弄之以浮煙

雙白鷹贊 并序

蘇頲

開元乙卯歲東夷君長自肅慎扶餘而貢白鷹一雙其一重三斤有四兩其一重三斤有二兩皆皓如練色斑若綵章積雪全映飛花碎點所謂金氣之英瑤光之精高髻偉臆長距秀頸奮發而銳堅剛則厲摩天絕海雷擊颺逝觀其行時令順秋殺指麾應捷顧眄餘雄當落鵬之賞蔑仇鷁之敵實稀代之尤也皇上祇膺聖圖欽若王道方寶賢重穀尊儒養艾後官撤綺繡前殿焚珠玉與王侯卿士朝夕論思異無所貴輕衛公之好鶴奇無所珍同漢皇之卻馬畋豈務於馳騁獵以存乎蒐狩未嘗合圍掩羣截羽灑血乃強不攫而猛不噬矣然以萬方入貢懷其來也三年重譯嘉其至也故仁爲之心有仁則勇威爲之力有威則重況此鳥猛過於眾重倍於凡禮於君則勸忠祭於祖則立敬壯其體則用武綷其翼則成文彼寵而服之鴞也能果榮而戴之蟬也能絜矧乎職命司冠師惟尚父聞箴刺姦擇善爲吏蓋選士之是式匪從禽之足云

此所以備於圖而儆在位也微臣奉制敢稱贊曰

鷹之大者精明竦峻勁而橫絕雄則遠振錦文素綵珠聯玉潤往乃奮威將軍所徇鷹之次者勇銳光芒截海而至乘風載揚絡以紅聯文其綵章下韝必中惟吏之良

射虎圖贊 并序

李翰

裴旻將軍射虎而不及見駕部郎中兼侍御史滎陽鄭公博物好古旌能尚藝于裴氏子得其先人射虎圖傳以示予壯哉古今之未有倫也夫弧矢之用所以服猛除暴而威戎狄故士生則以蓬矢射四方君立則以五侯選諸侯五侯之正皆飾以熊虎猛獸之皮象而射之也昭昭乎除暴不若也周官曰張五侯則遠國屬射而中之威不庭也昭昭乎除暴威遠之義蓋射之大端若殺不加有罪威不及不庭雖有百中之功而無一發之矢彀弓鳥下拾矢猱號工則工矣是射之末節開元中山戎寇邊玄宗命將軍守北平州且充龍苑軍使以捍劇之北門公嘗率偏軍橫絕漠策匹馬陷

重圍搖轆轤而百萬洞開驅橐駞而沙場一埽聲振北狄氣慴東胡棱威大矣而北平連山廣野地實多虎擇肉於人如有飛翼荐食邊鄙甚於戎夷羣老憂而請焉公於是屏車徒去矛鎩曰賈予餘勇挺身以餌之眈眈虓虓烈烈騰逝當其威怒也百獸以伏萬夫莫亢而公馳單騎彀白羽挑之使來翼之而迴從容返視咫尺旋翫心卽其度手張其機左射右拂縈三疊四中皆沒羽倒必應弦毛紛血灑腋洞心穿或叱之而弭伏或箠之而卻走將威有所勝氣有所全精專於中志正於內故能以一人之力戰羣虎之命使鋸牙鉤爪戢而莫措雷聲電視消而不揚猛摧於柔眾怯於獨其爲易也若獵狐兎聯鶩鶬雖有矯牙冠羣亦垂頭搨尾應鏑而斃如此者凡三十有一矣其餘竄匿不敢復出大漠之南千里罷扃鳥獸咸若山川以寧胡人服藝畏威不敢南牧願充麾下者五百餘人茲所謂剛猛除暴而戎夷格昔漢飛將軍亦爲北平守擊胡有困辱之事射虎有騰傷之患其與將軍神勇非爲侔矣鄭公既寫其圖俾予贊之詞曰

憬彼山戎噬我封略有羣者虎載肆騰搏邊甿懍懍若崩厥角將軍出塞屏黜車騎進馬前當挺身以餌威有所服精有所聚氣全以雄力果而取震驚矍矍虎反如鼠威武桓桓人反如虎勁弓雷霹長矢電激中口穿胷貫心洞腋視如空皮劃若破的應發連斃紛紜枕藉據鞍遙叱揮箠逆擊閉目沈冥喪精擗易三軍駭呼萬靈動魄海波爲騰塞草皆赤卞莊俟鬬方聞兩獲漢將如飛幾爲所扼將軍神勇冠世超昔號猨未工飲羽非敵弧矢之設以威四方羣虎既夷狄人來降收闥罷扃山川以寧至今北荒猶畏其靈

霹靂琴贊 并序

柳宗元

霹靂琴者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爲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蛟龍伏其竅一夕暴震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硿然倒卧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之取以爲三琴琴莫良于桐桐之良莫良于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于火

爲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爲二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與右以著其事又益以序而爲它傳辭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爲之贊者柳子

琴贊　李白

嶧陽孤桐石聳天骨根老冰泉葉苦霜月斲爲綠綺徽聲粲發秋風入松萬古奇絕

蒲津橋贊　張說

易曰利涉大川濟乎難也詩曰造舟爲梁通乎險也域中有四瀆黃河居其長河上有三橋蒲津是其一隔秦稱塞臨晉名關關西之要衝河東之輻湊必由是也其舊制橫絙百丈連艦千艘辮脩笮以維之繫圍木以距之亦云固矣然每冬冰未合春沍初解流澌崢嶸塞川而下如礎如臼如堆如阜或摐或掍或磨或切綆斷航破無歲不有雖殘渭南之竹仆隴坻之松敗輒更之罄不供費津吏成罪縣徒告勞以爲常矣開元十有二載皇帝聞之曰嘻我其慮哉乃思索其極敷祐于下通其變使人不倦相其宜授彼有司俾鐵代竹取堅易脆圖其始而可久紓其終而就逸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於是大匠蕆事百工獻藝賦晉國之一鼓法周官之六齊飛廉煽炭祝融理爐是鍊是烹亦錯亦鍛結而爲連鎖鎔而爲伏牛偶立於兩岸襟束於中潬鎖以持航牛以縶纜亦將厭水物奠浮梁又疏其舟閒畫其鷁首必使奔澌不突積淩不溢新法既成永代作則原夫天意有四旨焉濟人仁也利物義也順事禮也圖遠智也仁以平心義以和氣禮以成政智以節財心平則應諧百神矣氣和則感生萬物矣政成則乂文之經矣財節則豐武之德矣故天將儲其禎地將阜其用人將盈其力聖皇之道乾乾翼翼觀藝而無窮詠功而無極

表奏書疏一 總一十三首

吳興 姚鉉 纂

尊號

請上尊號表 韓愈

賀冊尊號表

肆赦

爲桂州王珙中丞賀赦表 令狐楚

政事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 陸贄

獻事

爲陳正卿進續尚書表 蕭穎士

進渾儀表 張說

爲東平薛太守進王氏瑞詩表 高適

進張巡中丞傳表 李翰
爲幷州長史張仁亶進九鼎銘表 吳少微
祀祭
論郊祭合設皇地祇表 賈曾
教化
請行禮樂化導三事表 裴耀卿
請削爵
爲敬暉等論武氏宜削去王爵表 李義
抑損外戚
請抑損外戚權寵幷乞佐外郡表 武平一
請上尊號表 韓愈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
周封等六百人狀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
文修先王之道麤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

經營乎無爲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
部旋定幽都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繄閻神鬼受職地爾天區
界軼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章亥所步禹埽所書四
面輻湊各修貢職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怛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
種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爰初嗣
位首去姦蠹隨所顧指應時清寧哀天下之鬱結釋四海之鬱結
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
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媧皇殺黑龍以
濟冀州堯誅九嬰以定下土血兵刃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
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
年有成今自嗣位已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
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
子之誠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搢紳先生之過也謂
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

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

賀冊尊號表

臣某言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闕輔百姓耆耋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來載陳請懇至于再于三陛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天人合慶日月揚光環海之閒含生之類誠歡誠喜以歌以舞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算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裁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神文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算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剗寇盜寓縣清夷可謂裁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弗違矣國內無饑寒四夷皆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眾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撰泰山梁父之儀搜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覲東后徵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茹痛銜酸且愧且恥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爲桂州王珙中丞賀赦表 令狐楚

臣某言伏奉十一月十日制書南郊大禮畢大赦天下者湛恩龐鴻大號溢汗際天接地孰不慶幸臣某中賀臣聞禘嘗之禮所以仁祖禰也郊社之儀所以尊天地也五帝之前黃桴土鼓致其敬敬有餘矣而禮不足三王已降金璽玉笋備其禮禮有餘矣而敬不聞秦之增封也覬望神仙漢之郊丘也禳除災害雖無文而咸

秩終有廢而莫舉猶可以編在方冊垂其鴻名豈若國家參文質
于六經之中陛下酌損益於百代之後順昊天之成命得黎人之
懽心九穀有年四方無事然後因吉土迎長日咸池屢舞太蔟登
歌萬靈讖周旋之位百神知饗獻之節雲散而柴燔高達風清而
蕭鄉遠聞信大報之無私亦玄鑒之不昧臣當時集軍將官吏僧
道百姓等丁寧宣示訖惟天之意莫遺於微細如日之輝不隔於
幽遠頑蠢知感鬼神懷柔何者刑莫大於成獄陛下捨之罪無輕
重恩莫深於延賞陛下推之澤及存歿行道求志敢於直言者既
許以親覽觸綸罣網屏在遠方者又移之近郊減來歲之新租昭
其儉也棄比年之逋債弘諸仁也念勳臣而樹勳者益勸尊有德
而不德者知慚賜羸老有粟帛之優禮神祇無牲幣之愛此所謂
幽室盡曉枯條徧春雷雨作而蟄蟲昭蘇風雲行而籠鳥飛舞率
土臣妾不勝大慶況臣蒙被恩澤獲齒生類會守遠郡阻窺盛禮
徘徊天外目與心斷無任抃躍之至謹遣突將王清朝等奉表陳

賀以聞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　陸贄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戀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
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慕行義荷陛下知己
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
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
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
通壅蔽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荅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詶
詰未審宸旨以爲如何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窶拙不能
暢達事情僂僂血誠復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慚惶蓋犬馬感恩
思效之心睠睠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眾得眾
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爲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
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
生情有厚薄故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

者莫測於易象其列卦也乾下坤上乃爲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乃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也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猶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其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於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其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舟卽君道水卽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居人之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愼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誡不可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蹟蹟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之德則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無然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背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愼自獨

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蹟鑑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相應以類影響不差敢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粤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千載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蹟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倍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爲陛下麤舉近效之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略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愼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進廷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侍臣咨訪謀猷詢求

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輔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卽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伏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初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怠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寖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危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

朝忠義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己從諫尊用
舊老廣採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
三十年謂化已成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
一萌邪道竝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
利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
有讜言切議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
廟諫曹以頌美爲奉職法吏以識旨爲當官司府以厚斂爲公忠
權門以多賂爲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謠禍機熾
然燄燄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
之省日務游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
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怫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
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
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啟城府推心與人豁披胸襟忘己
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

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經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
大務因循而重改作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時亦宣諭德
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諫雖
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
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積習以妨理任削
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恆太深遠者驚
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
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
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
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
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喻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列對使臣別
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己行者又
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
於變故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

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眞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眾殆於失人裕於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人萌乎安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鑑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因則何以乎聖懷揚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義輒以獻聞自爾以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惶怖死罪謹言

爲陳正卿進續尚書表　蕭穎士

臣某言臣林葬介賤幼而强學竊聞諸大易之說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察乎變者立德以貞其象成乎化者立言以贊其功故太極列三階五緯於上聖人著三墳五典於下至哉文乎天人合應名數指歸之大統也今之言文字者始於太昊徵訓典者本於唐堯振頹綱者孰若漢朝興盛業者莫如聖代是則太昊眎之軒轅章之唐堯祖之虞舜述之漢高作之光武維之祖宗開之陛下固之臣愚以爲太昊至於我高祖太宗軒轅至於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陛下稱廣運者四代繼成功者四君咸宜昭布睿典光熙德政矣然則伏羲創文籍黃帝立史官太古淳奧權輿樸略至陶唐氏而後大備故孔子美之曰堯之爲君也煥乎其有文章由是敘帝王之書首唐虞之典於堯則曰欽明文思於舜則曰誕敷文德文之時義大矣哉夏商已後德弗及舜仲尼雜目其書而不爲典言未能察變成化比唐虞之際也何則夏之興也泣辜殊於至理殷之興也慚德乖於雅樂周之興也謂武徵於盡善其不爲帝典宜矣凌夷僭亂以暨暴秦剗亂墳籍瞽聾兆庶王者之風殄矣生人之道窮矣天之未喪斯文也故帝道復興於漢家數百年間而憲章具舉夫其推步律厤帝堯分命之典也增修封禪帝舜時巡之義也約三章之法以正咎繇之刑班

四時之舞以纘后夔之樂臣竊觀三代之作貽範垂訓體國綏人雖載祀緜長德澤深遠皆因循轍迹故弗易其事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未有踵七雄交戰之末繼六籍焚如之後帝典缺而更張淳風醨而再洽若大漢者也且義帝之喪三軍縞服異夫湯武之放弒其君矣諸呂之亂浹辰底定異夫羿浞之驟移其祚矣中興之盛華戎率服異夫吳楚之僭竊其名矣夫如是有漢之美固可以比肩虞后千載一時之運歟曹馬已還曾何足擬四分五裂朝成暮敗其閒雖晉平吳蜀隋舉梁陳混幷未幾危亡荐及法令不足以禁齊人聲明不足以垂後裔其於帝道疏矣又況乎南遷淮海北起獯戎者耶茲又二朝之不若也臣聞乾道運行否終則泰上帝有以輔文明之哲后表光宅之休期必將乘喪亂之極繼驅除之運故有周之末禮樂崩壞連橫合從俱非正朔則秦氏略定而漢代以興在晉之亡寓縣崩析南吳北虜各擅名號隋氏削平而聖朝以作此天意一也不然何秦隋

二葉而亡也如彼唐漢一家之盛也若此於赫盛唐正百王之闕思文陛下光五聖之嗣啟運應期之符弔人伐罪之義制禮作樂之本郊天禪地之位萬庾三登之穰河清海晏之瑞舞七旬而殊俗格歌六律而薰風至故以騰子姒而絕景挹嬀祁而高議矣又何東晉後魏梁陳周齊之足道哉誠宜詔史臣敷帝載炳唐虞之故實黜商周之遺制矣漢氏已略之於前皇唐復曠之於後臣實惜焉知而不述則臣子之罪也臣實愚淺竊不自揆敢緣聖朝稽古之道陛下文思之德耕牧餘暇輒復著書討尋載籍于茲一紀謹上今文續尚書一部凡若干篇卷始有漢二典次我唐二典以續夫前書堯虞之典也其餘文景明章之後魏晉宋齊已還南訖有陳北起元魏歷周隋洎夫高氏以至聖朝總一十二代詔策章疏頌歌符檄忠臣之正議武士之權謀類而刊之次以年代以續夫夏商秦魯之篇也臣聞古者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舉其大略前書之義備矣孔聖沒而微言絕暴秦興而挾書罪雖戰國遺策舊

章駁亂於縱橫漢臣著紀新體互紛於表志其道未者其文雜其才淺者其意煩豈聖人存易簡之旨盡芟夷之義也昔文宣修五帝之書究三王之季臣性非天縱學異人師稟生何幸親逢聖代此皆文武聖皇之遺旨臣愚曷足以知之何者臣嘗伏讀貞觀實錄昔太宗因聽政之暇觀覽尚書謂侍臣曰朕每庶希唐虞亦思公等齊肩稷契又曰令數百年外讀我國史豈獨窺兩漢哉臣故知有漢之功業與我唐之化理俱可以繼夫唐虞之盛也伏惟陛下玄德昭升至仁廣被迺二十一年正月制曰各勵精一心共興玄化俾蒼生登於仁壽天下還於淳樸愚臣緬述太宗之旨伏惟陛下之詔固宜取類於三代之間也勒成帝典不亦宜乎陛下睿思雄飛宸章閒發質文一變風雅大興臣聞水之細者江海假其深材之短者棟梁資其峻陛下必謂臣所著小有可觀賜以召見闕庭一垂試問臣采摭之外亦以學文縱不能光揚盛美猶庶乎細水短材之益則聖人之含容大矣微臣之誠願畢矣

進渾儀表

張說

臣聞迎日授時莫先於厤象先天成務必歸於制作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建中立極緯武經文至德難名神功莫測於是定厤成歲立象考天紹唐堯欽若之典遵虞舜在璿之義上皇能事於斯備矣臣書院先奉敕造游儀以測七曜盈縮去年六月造畢進奏又奉恩旨更立渾儀臣等準敕令左衛率府長史梁令瓚檢校創造於是博考傳記舊有張衡陸績王蕃錢樂之等竝造斯器雖渾體有象而不能運行事非經久旋亦毀廢臣今案據典故鑄銅爲儀圓以象天使得俯察上具刻宿赤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運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周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轉一帀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行帀仍置木櫃以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朔弦望不差豪髮又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則自然擊鼓每一辰則

自然撞鐘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鉤鍵交錯關鎖相持轉運雖同而遲速各異周而復始循環不息陰陽不能逃其數度分不能隱其時究天地之斡運極乾坤之變化斯皆上稟聖謨旁獲神助臣等愚思非所能及望錄付史館宣示百寮使知告成之功迥超前古無任勤懇之至謹隨表上進以聞

爲東平薛太守進王氏瑞詩表　高適

臣某言符瑞之興實由王政歌詩之作本自國風伏見范陽盧某母琅琊王氏性合希夷體於靜默精徵道本馳騖玄關旁通天地之心預紀休徵之盛去景龍二載撰天寶迴文詩凡八百一十二字循環有數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窮謂陰陽之莫測誠其子曰吾沒之後爾密記之當逢大道之朝必遇非常之主則眞圖之製便可上言君親之義不違犬馬之誠斯在臣早識其子常與臣言星霜屢移書奏仍闕以歲月滋久旨趣幽微沈吟耳目之前倏忽禎祥之後伏惟皇帝陛下乘道御極乃聖與化參日月之竝明一乾坤而同德梯杭萬里爭飲滔和之風臣妾四夷盡歸仁壽之域今陛下務於道道可盡乎法於天天實長久是知與道齊運比天同休無疆之徵乃在茲矣則天授之美其可替乎章句粲然所謂沒而不朽者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昔漢幸甘泉且眛神君之語周窮轍蹟徒稱王母之謠豈若迴出名言高懸響像應皇王之丕命運宮商於景福且夫靈芝嘉禾以草木之瑞者黃龍丹雀以禽獸之瑞者猶能揚光帝載標榜頌聲方之眞圖彼未爲得特望編之史策列在樂章則陛下先於天而聽於人也臣才術淺劣謬忝藩條曾微涓塵以答萬一恆馳北極每切子牟之戀遙奉南山願效封人之祝云云

進張巡中丞傳表　李翰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輈車或追建封邑厚死有以慰生撫存有以答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於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背其君君恩臣節於是乎

立伏見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生於昌時少習儒訓屬
逆胡搆亂凶虐滔天挺身下位忠勇奮發率烏合之眾當滇陽之
鋒賊時竊據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銳吞噬河南巡前守雍邱潰
其心腹及魯炅十萬之師兼甲於宛葉哥舒以天下之眾敗績於
潼關兩宮出居萬國波蕩賊遂僭盜神器鴟峙兩京南臨漢江西
偪岐雍羣師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不爲
之卻賊乃繞出巡後議圖江淮巡退軍睢陽扼其咽領前後拒守
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眾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
勝如神殺其兇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
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
陷堅俾三軍之士嗽膚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
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伏以光天文武大聖孝
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睿哲神武提一旅之眾復配天之業賞功褒
節大賚羣臣遂贈揚州官及其子此誠陛下發德音之美也而議

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今臣敢取十倫以議巡
過以塞眾口惟聖聰鑒焉臣聞人秉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
事有虧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
法之情今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而爨非本情也春秋之義
以功覆過咎繇之典容過宥刑故大易之戒遏惡揚善爲國之體
錄用乘瑕今眾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細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
不以刑恕情善遏惡揚錄瑕棄用非所以奬人倫明勸戒也且逆
胡背德人鬼所讎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比肩而巡
朝廷不登坐宴不與不階一伍之眾不假一節之權感肅義旅奮
身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勢憑淩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眾橫而
制之若無巡則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兵彌
廣財彌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王師雖終於殲夷而曠日持久國
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東故陝鄂一戰而犬羊北走王
師因之而制勝聲勢纔接而城陷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下

之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伐猶有分災救患之義況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懷獨克之志亦以恃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乏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眾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在周典之三宥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忠則可以敦世教議巡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宥過失昔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將封禪略而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戴之功大可以掩僭禪之過也今巡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匡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故謂巡者足可以爲訓矣臣又聞罰不及嗣賞延于世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今巡子亞夫雖受一官不免飢寒之患江淮既巡所保戶口充完臣謂宜封以百戶俾食其子臣又聞強死爲厲游魂爲變有所歸往則不爲災巡既身首支離將士等骸骼不掩臣謂宜於

睢陽城北擇一高原招魂葬送巡幷將士大作一墓而葬使九泉之魂猶思效命三軍之眾有以輕生既感幽明且無冤厲亦國家志過旌善垂誡百世之義也臣少與巡游巡之平生臣所知悉今巡死大難不覩休明惟期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日月寖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而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採所聞得其親覩撰傳一卷昧死獻上伏惟陛下大明在上廣運臨下仁遐之德洽于艱難有善必紀無微不錄儻以臣所撰編列史官雖退死邱壑骨而不朽臣翰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爲幷州長史張仁亶進九鼎銘表　吳少微

臣聞鼎者夏后氏作羣牧貢金遠方圖物備諸山澤以禦魑魅厥後嗣德昏亂鼎遷于商夏之寶也祀不足徵殷既有之又患失之周德休明神寶不墜百代可繼伏惟陛下光大而當之若乃崇貴之器金玉之鼎鎔首山發睢上列太廟序明堂克昭靈命以奉上帝非愚臣所敢議臣聞禮之興也始諸飲食故先王之制曰舉九

鼎蓋芍藥滫瀡膏餌御九州之美順四時之和臣所以征繕北金敢貢新鼎夫有器必有名臣竊見九州攸同迺述九號夫永昌天中所以基皇周也長安及岐所以紀靈瑞也武興建都所以光帝閎也禮曰觀禪云亭所以美升中也少陽載青所以冀儲德也東原底平所以廣封植也江都淮海所以肆朝宗也江陵作鎮所以制荆蠻也成都奧區所以遏珍貢也夫此九者誠不足揄衍鴻休昭振方統庶覩者美其所稱知有由作微臣朽老不達有慚歌頌塵八命之寵章負中軍之重任匪躬厥獻伏表流汗其九鼎銘謹敢列上謹遣某官某奉鼎以聞臣某云云

論郊祭合設皇地祇表

賈曾

臣詳據典禮謂宜天地合祭謹案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傳曰大合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祭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圜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異於常祀之義禮大傳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虞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則受命而行禘禮者也言格于文祖則餘廟之享可知矣言類于上帝則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于地羣望尚徧況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又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此則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祭之樂也三輔故事漢祭圜丘儀云上帝位兆正南面后土位兆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即位爲壇於鄗之陽祭告天地採用元始故事二年正月於洛陽城南依鄗爲圜壇天地位其上南向西上案兩漢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已於圜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又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別於分至此復天地自常有同祭之義王肅曰孔子云兆圜丘於南郊又云祭天而地配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說唯鄭康成不論禘當合祭而分昊天上帝爲二神專憑緯文事匪經見又其注大傳不

王不禘義則云正歲之正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樂圜丘義則引大傳五禘以爲冬至之祭遞相矛盾未足可依伏惟陛下膺籙居尊繼文在厥自臨宸極未親郊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祀天地咸秩百神答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豈可不崇盛禮同彼常郊使地祇無位未從禘享合請備設皇地祇幷從祀等座則禮得稽古義合緣情然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或失其宜精禋將闕臣術不通經識慚博古徒以昔謬禮職今忝諫曹正議是司敢不陳上儻事有可採惟斷之聖慮

請行禮樂化導三事表　裴耀卿

三者禮樂化導也州牧縣宰所守者宜揚禮樂典書經籍所教者返古還樸上奉君親下安鄉族若皆氣和浹洽自然化理清平由此言之不在刑法聖朝制禮作樂雖行之自久而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鄉飲酒禮頒於天下比來唯有貢舉之日略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日率當州所管縣貳與百姓勸導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羣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知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臣州久絕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太樂久備和聲伏望令天下三五十大州簡有性識於太常調習雅聲仍請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準令式行禮稍加勸奬以示風俗又以州縣之學本以勸人祿在其中聞於學也今計天下州縣所置學生不減五六萬人及諸色幷國子每年薦舉擢第過百人已上雖有司明試務在擇才而學校衰微居然可驗州縣補學生之日皆不願爲遠郡送鄉貢之時多有不願來集恐成頹弊不可因循伏望詳擇其宜微加勸革

爲敬暉等論武氏宜削去王爵表　岑羲

臣暉等言臣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古詳觀帝業皆不竝興莫不更王故三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殷氏衰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厤數必

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必合乎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帝王不可違違之則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錯自有隋失御海內崩離天厤之重歸于唐室萬方樂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有功於四海有德於蒸人自弘道遏密生靈降禍百姓哀號如喪考妣則天皇帝龜御帝圖明目達聰躬親庶績則有讒邪凶孽誣惑叡德構害宗枝誅夷殆盡英藩賢戚百不存一餘類在者投竄荒裔酷虐人神感傷天地忠臣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僭稱改革武家子姪咸樹封建十餘年間實亦榮極時唐室藩屏豈得竝封故知事有昇降時使然也今則天皇帝厭倦萬務神器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上至卿士下及蒼生黃髮之倫童兒之輩莫不歡欣舞抃如見父母豈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順天下之望今皇業重構聖祚中興神祇之道有助於先德矣黎人之誠無負於陛下

矣臣又聞之業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格言先哲之明誡自皇明反正天命惟新武家諸王封建依舊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賦邑萬姓失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五行之運厤乎乖四時之寒暑乎又海內眾情朝廷竊議謂武氏諸王身計亦危適將有損何則處之未得其所居之實恐不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陷之不遵古典故也且唐厤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薄則易全又則天皇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今竝居京輦不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敦崇外戚曲流恩貸柰宗廟社稷之計何柰卿士黎人之議何伏願陛下爲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內崇經邦之要外順遐邇之心豈不固宗社之本允人靈之願則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下有序臣等特承榮寵思竭丹赤既爲唐臣實爲唐計伏乞聖慈俯垂矜納

請抑損外戚權寵幷乞佐外郡表　武平一

臣平一言臣緣修起居注太史監每季有牒臣伏見從去歲已來屢有災異熒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伏案舊史文志咸非休吉之感或爲咎徵之兆臣聞災不妄生變不虛設象見於上人應於下其理昭彰有如影響陛下嗣膺鴻業寅畏上玄故皇天不言以災眚譴誡詩曰敬天之怒不敢馳驅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臣伏見陛下孝愛因心敦崇戚族澤濡后氏恩洽外家位以慈周榮因惠假臣當宗親階越三等家有數侯既忝國姻復叨枝屬朱輪華轂金牓瑤簪過東漢之梁鄧邁西京之許史光輝焜煌古今所絕誠陛下睦於親寵降於慈貸臣未息機謀深近囂黷恩彌崇而議彌積位逾厚而釁逾擁臣又聞月滿必虧日盈則蝕春秋有交謝之理星律有輪環之次時不再來榮難久藉昔永淳之後藩維構孽王室多難先聖考運從權時居寶厤臣諸房等地惟宗子爵列扞城竊祿疏封屢迴星紀今皇明復辟聖政惟新自合恭守園廬遙承雨露庇影椒房之末階親槐里之餘今乃再假寵靈驟貽獎渥姻從日茂爵封如初但見昇崇無聞損降高班厚位遂超涯極以此或陰氣僭陽乾文告變且頃年已來河洛汎溢東都西京俱有水潦蓋以陰氣太盛所致昔王家驕貴梅福上書竇氏專權丁鴻進諫臣伏思古來后妃之始自呂霍上官閻董之氏皆以恩寵過深驕盈僭溢一朝傾覆竟無噍類易曰不遠而復又曰鼎折足覆公餗伏願思抑損之宜運長遠之策或令安車就第使剖符臨州遠之以機權錫之以閒逸上恭乾乾之惕下全親親之道則肅彰國圖殷鑒後葉臣釁招酷罰待斃苫壤聖心不棄窮穢備官史冊哀緒莫申餘陰無幾精魂屢竭昭恤末流如將有補明時不矜荒殆伏乞假名外郡遂禮私庭冀存識爽少訓靦冒臣瞻光視漏豈復支久既因災眚誠兼宗國俯揆殘骸退深荒越

吳興 姚鉉 纂

表奏書疏二總九首

政事

諫太宗不詰難臣寮上言書劉洎

論時政書柳澤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岑文本

傳導

論教本書元稹

崇儒

請修太學書李觀

請置詩學博士書李行修

請孟子爲學科書皮日休

請韓文公配饗書

論貢士書 舒元輿

諫太宗不詰難臣寮上言書 并答詔 劉洎

臣聞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若乃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揚況動神聽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詞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令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愼茲取舍每事敦樸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强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綢圖滄焉怡目固萬壽於南嶽齊百姓於東戶則皇恩斯畢天下幸甚

答詔

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論時政書 柳澤

頃者因韋氏險詖姦臣同惡賞罰紊弛綱紀紛淪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救賴神祇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丕保陛下叡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社於已危極黎庶於將溺今麗眉觴背歡忻踊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蠲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理不忘亂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愼厥終惟其初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

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愼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
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法明矣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爲
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恆令之不一則姦詐斯起
暴亂生焉雖嚴刑峻政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
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漸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
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伏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
縱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之以罰姑籌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
樸忌諱願怒之以直用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無
急之以賞當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叶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
側媚之行也有進淫巧於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讜
於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
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書
曰罔淫於逸罔游於樂穆王有命曰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
愆糾謬格其非心今儲宮肇建王府初啟至於寮友必惟妙擇若
因親舊率情奏請恐非其人懼累於德今驕奢之後流波未變慢
游之樂餘風或存夫小人弄臣易合於意奇伎淫巧多適於心臣
恐狎於非德滋爲奢怠書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
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采湥艮博聞
之士恭儉忠鯁之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官仍請東宮量署拾遺
補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
騁畋獵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
毬擊鼓比周伎術或飛鷹奔犬盤游藪澤此甚爲不道非進德修
業之本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慢游是好
朋淫于家用殄厥代伏惟陛下誕降謨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
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
祿長享與國竝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
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語明哉至誠頃者韋庶

人樂安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倖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爲凶變福爲禍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其然歟書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中宗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愼哉夫寵愛之心人則不免去其太甚閑之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親愛也矯枉之道在於厥初鑒誡之義其則不遠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祉稷書曰制官刑警于有位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恆于游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樸素修業者錫以車服以勖其心使其奉命無使久而忽之無使遠而墜之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之誡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傅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啟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陛下忽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無當則忠臣正士亦不復談矣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　岑文本

臣聞創業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位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保其位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尚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脩遠則枝葉扶疏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

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豈有征役則隨之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
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
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人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則
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
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愼一日者良爲此也伏惟陛下
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爲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
愼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卽改從諫如流爲善在於不疑出令
期於必信頤神養性省畋游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
內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爲國之恆道
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惟願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則
至道之美與三五比崇億載之祚隨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爲妖龍
蛇作孽雉雊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爲福變咎爲祥況水
雨之患陰陽恆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
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

論教本書

元稹

某年月日臣稹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
增胄子選可成大哉堯之爲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
而事有萬萬急於此者臣敢昧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
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
蔡則讒入親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夫聰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
不謂教之然耶始其爲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爲之師
周公爲之傅召公爲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爲之翫目
不得閱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操斷
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戮獸之樂翫
不得愛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亦將
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
己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
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回佞庸違之說固吾

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辯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烏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傅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日恣睢天下以爲貴莫見其面以爲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馬鹿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困讒冤死無所自明而況於疏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質甚美纔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弒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略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宴游飲食之閒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宮寮之選亦甚重焉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疏賤之至母后臨朝翦棄王族當中睿二聖勞勤（一作危難）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醫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已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瞶不任事者爲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諭贊議之徒疏冗散賤之甚者搢紳恥之夫以匹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眊瞶不知

書者爲之師疏宂散賤不適用者爲之友乎此何反上古之甚也近制宮寮之外往往以沈滯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又疏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爲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之業以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有若周成王之中才而又生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姿肇臨海內是天下人人傾耳注目之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愼簡宮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洎諸王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徹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既備則資游習之善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直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强葢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已降囚賊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乎微臣竊不自揆思爲陛下建永永無窮之長算輒敢冒昧殊死而言之臣稹謹獻

請修太學書

李觀

草莽賤臣某再拜上言臣伏思太學之爲道也厥惟大哉實所以德宇於國家教源於萬方辨齊於人倫親親而尊尊誠宜歲敕崇嚴日致肅祇工度木不俟于榱桷崩朝命官取偁乎師氏當然後乃可以陳四代之禮興無窮之風開素王之堂削青衿之篇人懋廉隅俗捐諍端天下之仁人相則焉是以德由此澤教由此流若水之潤下洚涌植物利不浩哉今覩斯壞甚不然乎在昔學有六館居類其業生有三千盛侔於古近年禍難寢用耗息陛下君臨

宿弊尚在執事之臣顧爲不急升學之徒罔敢上達積微成慝超稔歷紀賤臣極言誠合要道具六館之目其曰國子太學四門書律算等今存者三亡者三亡者職由厥司存者恐不逮修輿人有棄本之議羣生有將壓之虞至有博士助教鋤犁其中播五稼於三時視辟雍如農郊堂室岋嶫磊砢屬聯終朝之雨流潦行渟既夕之天列宿上羅羣生寂寥攸處貿遷而陛下不以問學官不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所謂德宇將摧教源將乾先聖之道將不堪猶火之炎上燄燄至焚其爲不利也豈不畏哉日者聖朝以武夷時屯有風牧建帝庸今者聖朝以文象天經有皋衡宣皇猷實曰四三六五之君子閒無足以閒之然事不爲加理人不爲加安歲貢之夫不能應請問晏罷之瘽勤同無以悟玄機天下有倒懸之悲諸侯有安忍之懷執柄之臣深惟無從但勞心於無庸全身於因循是了不知長國之術在乎養士養士之方在乎隆學學廢則士亡士亡則國虛國虛則上下危上下危則禮義銷禮義銷則狂可

姦聖賊可淩德逶迤不知其終今觀執事之臣之心必以修太學爲害時而他害者千之養士者爲費財而他費者萬之殊不知此費無費而他費爲費也此害無害而他害爲害也諺所謂溜之細穿石綆之細斷榦斯言損益有漸非聰喆靡察也今乃不明徵於儒書欽若於權輿繼統於易俗恢業於純風而望海內俊傑靡然踵武於雲龍之庭不知其可也禮稱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蓋以其有庇民之厚祚國之仁且太學之興本於有虞達於三王踰至於漢魏以降特盛於我太宗文皇帝重聖遵之無以增洊發於先皇而及於聖朝此乃古帝王慜醇醨亂萌故用教於人百代奉之以弘長國家廣之以存濟元元陛下不宜忽之而已今四君德以相高八聖幽而不炤風聲隨而凋落焉夫四君之民古猶易制陛下之民猾且難矣易制之民古猶或建之難制之民得不重愼乎昔春秋書太室屋壞傳曰書不恭也臣今懼聖朝之史書太學廢使萬代之嗣無法矣今聖朝聚中國之兵守塞下之壘殫織婦

之機悉農夫之儲豈其惡民而賤物誠爲社稷之謀也假一旦農夫死織婦病兵壘充郊粟帛不輸陛下此時其暇念學乎則禮義之心不素蓄於人亦難以復天下之穌矣且四方之學是太學之枝葉天子之教是諸侯之本未有本之顛也而枝葉之存天子之亡而諸侯之興夫爲國者亦猶治一身京師人之心四方人之體諸侯體之四支心平則體之患易除體平則四支之患不除可無今不齋神於心體而竭誉於四支時變於外氣虛於中則爲不起之人矣伏惟陛下察弛張之會觀損益之圖減無用之府崇有裕之原廢闕修而百度明庠序昌而百行榮經邦於悠久熙載於登閎顧夫周營靈臺魯修泮宮於陛下萬分之一焉伏惟遽令職司不至於不可持天下幸甚

請置詩學博士書　李行修

元和三年六月一日鄉貢進士臣李行修謹昧死惶恐再拜獻書闕下臣覆視漢初經籍起口傳壁匿煥然明備其所由者修廢官立太學朝夕講貫以究聖意歲時程課以嚴師道使之然也迨乎桓靈之世遂使扶持元極匡飭頹俗傳委衰以終大運其儒術已試之明效歟近學無專門經無師授以音定字以疏釋經是能使生徒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經皆然臣獨以詩學上聞趨所急也伏惟陛下赦其愚瞽垂恩聽察夫詩者發人之蘊故謂之風手舞足蹈之音作用之光祖宗垂風聲勞歌怨誹之音作用之察吏理審教化是以四海雖大羣生雖廣猶民人之和氣息乎踵達乎顱流乎手足猶草木之豐澤漸乎根窮乎杪被乎枝葉上下無滯氣內外無遁情如此則詩得其任風得其性也昔殷周相承俱有聖治道洽于下下無怏心王化盛告成功於神明德澤衰反變化於禮素其辭主文譎諫而不訐其教溫柔敦厚而不愚仲尼接于其時謂王者宜以陶冶風俗臣下宜以洗濯疑謬道濟于下吾若之何乃採其詩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非如春秋諸經或革或因相錯而成也其若禮樂征

伐天地陰陽有度假於辭可見喜怒哀樂譏刺諷諭無方非其志莫傳志士躬當治亂之時氣有慘舒之變臻於極而後動積於中而後形故言之成文歌之成聲有一不至則非全矣是以聖人以全動物物莫能固未施敬於人而人敬未施哀於人而人哀頑者以之開明躁者以之舒靜導源於是絕而莫嗣獨有楚屈原頗得詩人之風介於子蘭靳尚之間終以放死故其道不竟洎秦姍笑三代燔燒經籍世儒坑死於是後學軋于相語啁呶相授以及漢興雜全經者七十年師口說者四三輩漢武篤好經術立於學官雖章句大修而比興未喻時揚雄司馬相如由是選奭觀望將迎忌諱勸百諷一推波助瀾文雖有餘不足稱也然以本學寢盛時因災異屢啟直聲初或不究終得其助故自殷已降有天下者莫長焉厥後君臣道薄詩道陵夷蘊義感槩之士至曰吾何從乎上之追屈原不足以全性命下之跡相如不足以匡過失故居常則鬱快其胸襟嚄唶其齒牙代莫通其源臣伏思之以爲詩教未隆於時風雅未洽於下教未隆則士不勸風未洽則言多鈌故聞者卒愕而慍者多暗投而卻也自十聖紹業盈二百載經術益試周旋百度吏事反爲緣飾霸道無所舛駮及陛下又登禮嚴穴發揚厥伏宸心讜議猶天地相宣儒風昌言與日月橫騖以辟讓次征伐而不暴以誠明推教化而不浮如此則詩學何爲鬱然積於空虛不用之地乎書殘於古今論失於齊魯漢有毛萇鄭康成師道可觀逮聖朝劉迅者說詩三千言近代言詩者尚之伏惟陛下詔公卿諸儒講其異同綜其指要列四始之元本窮六藝之粹精不使講以多物而無譁蔽之一言而得其言極者爲師法傳經而行其毛鄭不安者亦隨而刊正選立博士弟子員如漢朝故事然後命瞽史納于聰明命司成教之世子是謂端本由朝廷被于民里由京師施之遠方是謂垂化復采詩之官以察風俗是謂兼聽優登才之選以厲生徒是謂興古四者既備大化自流則動天地感鬼神德豚魚甘菫荼來異俗懷鬼方皆在一致推而廣之神而化

之無難矣微臣不知時變溺於師言謹詣光順門昧死以聞伏待
刑辟

請孟子爲學科書　皮日休

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其書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眞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瞠瞠於前而其書沒沒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奥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奥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之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行聖化無補則可刑於言者

請韓文公配饗書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八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之道口吐聖人之言行如顔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

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從橫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神造化補時政緊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以日休度之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勝毛公王肅王輔嗣杜元凱代用其書垂于國胄竝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爲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已來一人而已反不得在二十賢者之列則未聞乎典禮爲備也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化者未必不由夫是也

論貢士書

舒元輿

草茅臣某昧死奏書皇帝陛下聖德修三代之教盡善矣唯貢士一門闕然不修臣竊以爲有司過矣臣爲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既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竊開則又學之徧觀羣籍見古人有片善可稱必聞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修禮待之不苟臣既學文於古聖人言皆信之謂肖質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臣年二十三學文成立爲州縣察臣臣得備下士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版樣立束縛檢約之目勘磨狀書劇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駁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洎朝晡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爲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闈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闕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今之天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覩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拆經誥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

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爲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爲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已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以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爲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屑污辱爲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篋篚皮幣承之貢賢才俊乂有司以單席冷地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恥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頗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突不可絕此又惡用格爲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爲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縣

億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揚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爲求賢耶遺賢耶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校二十是繆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爲取才耶取合格耶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昭昭矣向之數事臣久爲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委就地矣臣寒微若此出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案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下入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爲澄源源既澄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義試之試之時免自擔荷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鑪火脂燭設朝晡飯饌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塗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爲士身正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羲軒不可得也

苟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爲士名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而治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役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輸寫血誠以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不爲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爲今日貢士之體事便僻巧佞馳騖關鍵固非臣之力所不能也恥不爲也故互以頑才干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履而去蹤跡巢由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幸死罪死罪

文粹卷弟二十六上

表奏書疏三總八首

大葬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廟號

駁義宗廟號書 韋湊

進貢

論進奉書 皇甫湜

佛寺

諫造章敬寺書 高郢

再上諫書

復佛寺奏 孫樵

吳興 姚鉉 纂

邊事

請罷兵戍姚州書　張柬之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灞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鋸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作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爲棺椁足以藏骨爲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及燒取玉匣金鏤骸骨幷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爲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感感也今爲邱隴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爲漢文灞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廣今之所卜地勢卽平不可不起宜依白武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畢之日刻石於陵側明邱封大小高下

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竝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灞陵今爲墳隴又以長陵爲法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深覽古今爲長久之慮臣之赤心惟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

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卽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又漢家大郡都五十萬戶卽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陳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得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鑊而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爲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跡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羣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徇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聖化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茲日矣況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協軒宮之輝軍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西京鑾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有骨鯁之謨朝廷多見有順從之議愚臣竊惑以爲過矣伏自思之生靈日沐皇風摩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歷丹鳳抵濯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陳一言願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爲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致山西之寶然後能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羸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爲闕矣卽所餘者獨三

輔之閒耳頃遭荒饉人被荐饑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隴以北罕
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
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
之餘得保性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
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
遂欲長驅大駕案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陵初制穿復
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眾興數萬之軍徵發近
畿鞭撲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彫瘵遺噍
再罹艱苦儻不堪其弊必有逋逃子來之頌將何詞以述之此亦
宗廟之大機不可不審圖也況國無兼歲之儲家鮮市時之蓄一
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羣
議臣恐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聖人包六
合爲宇歷觀遠古以至于今何嘗不以三王爲仁五帝爲聖故雖
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爲百王之鴻烈作

千載之貞規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羣后沒稽山而
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之無外也故
能使墳籍以爲美談帝王以爲懿範況我巍巍大聖轢帝登皇日
月所臨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
陛下豈可不察之愚臣竊爲陛下惜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羣峰北
對嵩邙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迹縱橫
左右園陵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
足尚矣況瀝渭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
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以聖明之主養純粹
之人天下和平恭己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遷洛之壯觀關隴之小
荒蕪遂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徇曾閔之小
節愚臣闇昧以爲甚也陛下何不覽諍臣之策採行路之謠諮謨
太后平章宰輔協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
遷周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竝居西土然而春

秋美爲始王漢書載爲代祖豈其不願孝哉何聖賢褒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小存大去禍存福聖人所以爲貴也夫小不忍則亂大謀仲尼之至誠伏惟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無時休息臣又聞太原蓄巨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斯爲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使有識驚嗟天下失望儻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赦倉一抔之粟陛下何以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懼也雖則盜未旋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謀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不徒云也願陛下念之臣西蜀野人本在林藪幸屬交泰得游王國故知不在其位者不謀其政亦欲退身巖谷滅迹朝廷竊感婁敬委輅不非其議圖漢策於萬全取鴻名於千古臣何怯而不及之哉所以敢觸龍鱗死而無恨庶萬有一中或垂察焉臣子昂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 自臣西蜀野人至死罪一百字據本集補

駁義宗廟號書 韋湊

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資師古師古之道必也正名惟名與實故當相副其在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則文王爲太宗武王爲中宗漢則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代宗其後代有稱宗者皆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未合禮況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竊謂不可陛下率循典禮以闡大猷儻致此失或虧盡善豈不惜哉望更詳議務合於禮經

論進奉書 皇甫湜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藪之所產殖雨露春

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示無外今國家既有公府又
爲私藏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及恐非以天下爲家示天下無
私之道也且任土作貢生產有常履畝之收等籍既定人識所出
吏難爲奸進奉既無度程莫知紀極恣橫徵發因緣贓私驅陛下
赤子措之不存之地侈君之嗜慾惑君之聰明實大奸之門大罪
之竇也臣雖熟知陛下上聖之姿深仁之理凡內藏之實以充讌
賜非務積藏如四遠未知何如百姓受弊何如後嗣平中之主由
此而傷儉德萌侈心何雖漢有少府水衡筦榷山澤之利終不若
領之大農也且地之財無盡王之用不會何必固之內府以開濫
關耶伏望陛下罷內府歸之公藏約別進合之古制徵斂有常財
用無虧絕奸之根源除政之粃蠹全大體興大和天下大幸伏見
正月十一日赦書陛下深念疲民懇責貪吏往之隨使貢來一皆
罷之此實白日之明曾雲之澤也凡諸府州必有羨餘不歸之王
廷必沒于私室伏請每使當罷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虞
疾疫之不期以振罷羸以代鐲免軍旅之事工役之用以給其費
以供其需居常之歲閉藏待時無敢散洩而干刑司如是則大賴
於人大伸於用矣

諫造章敬寺書　高郢

八月二十五日草莽臣前鄉貢進士高郢昧死再拜稽首獻書闕
下從諫如流者君之明也有犯無隱者臣之忠也君明臣忠國之
利也當陛下至明之化納諫之日臣敢愛其死以隱其忠乎臣伏
見奉爲先太后造章敬寺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蒸蒸之思惟
舜其難至德要道無以加也然臣伏見以畢力追孝誠有所益妨
時勦人亦有所損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窮
以百姓爲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爲以臣愚蒙不知其所昔魯莊公
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桷可謂孝乎然而春秋書之爲非禮漢惠帝
及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及太宗高宗代宗之廟當時創
制不據禮經至元帝時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朝而罷之豈元

帝不敬宗廟乃王者示人以軌物也夫廟者宗社之所在神靈之所憑猶不可無故而飾之越禮而立之況此寺非宗社所安神靈所宅而殫萬人之力以邀二梵之報其不可以明矣聞者昆吾卻無尺寸之功隴外壤地委之豺狼太宗文武皇帝封殖萬有傳之陛下一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況甚於一夫尺土者乎用武已來十三年矣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乘補卒至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則十有三年百萬之衆資糧屝屨取足於人人之困竭胡可勝紀勞疲宛轉十不存二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嘆嘆以俟王命此皆陛下宜伸勤恤之恩降痛哀之詔縱未暇分散穀帛以贍鰥寡猶當務省徭費以燠休之柰何戕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權酤之弊陛下忍以此時興力哉自八月以來時雨愆候禾稼少損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歲若不給將何以救無寺猶可無

人其可乎臣竊料此寺數年方成土木之勞工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給府庫既竭則又誅求儻窮匱不堪鼠竊之盜起戎狄乘閒狗吠之驚急得不爲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爲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其功大矣自然上則宗廟受其福下則子孫賴其慶故孝經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又云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又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敬愼德教以臨兆人俾四海諸侯歡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耳未聞崇建梵宮雕琢金玉之爲孝乎且佛本無相不可以有爲不可以有爲得陛下豈馳心於有爲之境而邀福於有相之功哉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臣聞夏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人到于今稱之梁武窮土木而致飾乎寺宇人無德而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駕

何必勞人動衆而踵梁武之遺風乎制造初興役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迴一人之慮從萬姓之心必是陛下聖德孝思格于天地湛恩霈澤濟乎生靈生靈效誠天地幽贊千福萬祿先后受之豈與一寺較其功德乎陛下以臣言鄰於誑妄伏請令公卿列士庭議可否得其中則天下幸甚臣郢不勝愚忠懇直之至謹投招諫匭以聞

再上諫書

九月十二日草莽臣前鄉貢進士高郢昧死再拜稽首獻書闕下臣聞聖主開直言之道者豈好其犯顏忤旨乎誠欲因天下之心以慮則無不得因天下之目以視則無不見也忠臣不避誹謗之誅者豈貪其死諫之名乎誠以君所行有否焉不隱忍偷生以負於時也臣伏見奉爲先太后造章敬寺陛下奉先思孝興福除禍而羣黎百姓不知聖情議者皆以爲蕃戎未殄兵革暴露國用不贍元元匱竭曾未小康又興此寺雖睿思罔極而人力有限也臣

聞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則輿人之誦不可輕也故書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此言王者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自至未然之禍不除而自絕矣臣愚考之於古則詩書與易如此聽之於今則百姓之議如彼拳拳之極不敢不言昨八月二十五日奏書闕下事寢無報不知天門深遠愚不得上達歟聖意所斷臣言不足聽受歟伏躬待罪旬八日矣臣聞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神人無功者不爲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爲可名之名也不爲有功之功故功莫大焉不爲可名之名故名莫厚焉臣又聞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陛下之作此寺也臣竊惑之若以爲功乎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曾有爲也若以爲名乎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也若以致福乎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於費財也若以禳禍乎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於勞人也今興造急促人徒

竭作土木竝起日計萬工晝不遑食夜不遑息力不逮者隨以杖
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誠定多難以安
宗社勵精思理日昃不暇內不邇聲色外不樂游畋務行寬仁以
幸天下聖人之德廣大悉被太平之風將可見矣而興動此役固
違羣情迴正道於內心求微助於外物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
大猷臣竊爲陛下惜之臣是以敢昧死至于再諫伏惟陛下留神
省察臣不勝愚懇切直之至

復佛寺奏　孫樵

賤臣樵上言臣以爲殘蠹於理者羣髡最大且十口之家（謂中男戶也）
力而耕女力而織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
羣髡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緜穀居則窓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
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髡凡十七萬夫以十
家給一髡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於羣髡矣武皇帝一旦髮天下
羣髡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卽位

已來詔嘗廢寺以復羣髡自元年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
絕天下而工未已訖聞陛下卽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
七萬髡如故矣臣以爲武皇帝卽不能除羣髡陛下尚宜勉思而
去之以蘇疲甿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閒
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眾六軍之士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
餘力今陛下卽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
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耶開元之閒率戶出兵（率若干戶共出若干兵）籍
而爲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
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
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其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
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
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髡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耶貞觀已
還開元戶口最爲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卽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
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又欲以百七十萬給

於羣髡是六百七十萬無羨賦矣卽今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閒陛下孰與其足也卽其鹽鐵不可除而榷筦加算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議大夫入諍於前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叢徒嘯工豈特國門之役乎竊諫議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乎陛下卽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髡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臣尚爲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之事冀異日爲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髡邪臣樵昧死以言

請罷兵戍姚州書　張柬之

臣伏聞姚州古者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洎於後漢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苲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毳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阯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歧選其勁卒利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實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昔漢以得利旣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蓋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爲蠻夷之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于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爲患更重忽若

反叛勞費更多但麤設綱紀自然安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靖寇之心又無諸葛亮且縱且擒之技唯知詭謀狡算恣情割剝貪饕劫略積以爲常扇動酋渠遣成朋黨折支詔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慚恥提挈子弟嘯引凶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劒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此州專以掠奪爲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竝爲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嘯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總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錄事參軍李稜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騷擾于今不息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游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以化俗防姦無恥無厭貪冒貨賄違背律令侵擾黎庶百姓冤苦入訴無由州縣官人不加檢察或有公事須行或因使命往來皆廣有徵求侵漁不已或有買賣不酬或有債負不還或有妻女被其姦淫或有財物被其侵奪或有親屬被其殺害或有冤枉不能自申或有屈抑不能自理如此之類不可勝言臣伏見比來蠻夷百姓投狀訴冤者不絕道路臣每讀其訴狀未嘗不爲之流涕臣聞蠻夷之性貪婪無厭難以義感易以利誘若不嚴加禁約則侵漁百姓無有已時百姓既困則逃散不已逃散既多則邊境虛弱邊境既弱則寇賊侵擾寇賊既侵則國家多事臣愚以爲宜令姚府都督及諸州縣官人等各守法度不得侵擾百姓如有違犯者重加科罪庶狼籍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竝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爲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嶲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嶲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爲穩便

文粹卷弟二十七

吳興　姚鉉　纂

奏表書疏四 總一十三首

政事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馬周
請勤政崇儉約疏 張庭珪

學校

請崇學校疏 韋嗣立
請崇國學疏 李絳

巡案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案疏 李嶠

罷兵

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徐賢妃
諫孟春講武疏 王方慶

請罷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鎮疏狄仁傑

諫玄宗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呂向

寺觀

諫造大象疏狄仁傑

諫造金仙玉眞二觀疏辛替否

關市

諫稅關市疏崔融

亢旱

請追癸巳日詔疏羅隱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馬周

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周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爲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王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代之階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惟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爲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爲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乂安後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

使高祖之後卽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跡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幷諸王妃公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閒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尙猶若此而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歷外事卽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已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滅亡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敎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敎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殷紂笑夏桀之亡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言不可不誡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饑儉一匹絹纔得一斗米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愛憐

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已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惟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有國之常事也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强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躬己爲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旣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古詩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卽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諸將功臣

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略振主如韓彭之徒難駕御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已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諸王皆爲樹置失宜不先爲節制以至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見不惟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王及文帝卽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衣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立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之

請勤政崇儉約疏　張庭珪

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啟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遠情迫則思深

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爲福者也伏見景龍之末中宗遇禍先天之際兇黨構謀社稷有危於懸旒國朝殆均於絕綖陛下神武超代精誠動天再掃氛祲六合清朗而後上順皇旨俯念黔黎高運璿衡光膺寶籙以日月所燭之地書軌未通之鄉無不霑濡渥恩被服元化十堯九舜未足稱也明明上帝照臨下土宜錫介祉以荅鴻休然頃歲以來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飢關輔之閒更爲尤劇至有樵蘇莫爨糠麪資不暇聊生方憂轉死偶會昌運遘茲艱險者臣竊思之皇天之意將恐陛下春秋鼎盛神聖在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陟元后或簡下濟之道獨滿雄圖之志輕虞舜而不法思漢武以自高是故昭見咎徵載加誘奬欲大君日愼一日雖休勿休永保天和以固邦本也斯則皇天之於陛下眷顧深矣陛下焉可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臣愚誠願陛下約心削志澄思勵精考羲農之書敦朴素之道登庸端士放黜佞人屏退後宮減撤外廄場無蹴踘之翫野絕從禽之賞休石田之遠境

罷金甲之懸軍惠恤惸嫠見可欲使心不亂自然波清四海塵消九域農夫樂其業餘糧栖於畝則和氣上通於天雖五星連珠兩曜合璧未足多也珍祥下降於地雖鳳皇巢閣麒麟在郊未足奇也或謂天之炯戒不足畏者則將上帝憑怒風雨迷錯荒饉日甚無以濟下矣或謂人之窮乏不足恤者則將齊甿沮志億兆攜離愁苦怨極無以奉上矣斯蓋安危所繫禍福之源奈何朝廷曾不是察況今陛下受命伊始敷政惟新卿士百寮華夷萬族莫不清耳以聽刮目以視延頸企踵冀有所聞見顒顒如也何可怠棄典則坐孤其望哉

韋嗣立

請崇學校疏

臣伏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所以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民成俗必由學乎學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小學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故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載餘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昇班寒族常流復因陵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藉際會入仕尤多加以讒邪兇黨來俊臣之屬妄執威權恣行枉酷正直之伍死亡爲憂道路以目人無固志罕有執不撓之懷徇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踰濫隨班少經術之士攝職多庸瑣之才徒以猛暴相誇罕能清惠自勖使海內黔首騷然不安賴陛下憂勞頻有處分然革弊斯近此風尚餘州縣官寮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至康寧求之於今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卽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

所發揚弘奬道德於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然後審持衡鏡妙擇良能以之臨人寄之調俗則官無侵暴之政人有安樂之心居人則相與樂業百姓則皆戀桑梓豈復憂其逃散而貧窶哉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減耗國用不足治人之急尤切於茲故知務學之源豈惟潤身進德而已將以安人利國安可不務之哉

請崇國學疏

李絳

自三代哲王已降奄有天下者未嘗不崇建太學尊重名儒習干戚羽籥之容盛樽俎揖讓之禮以興教化以致太平天子入視學皇太子行齒胄之禮斯所以化成天下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當征討之急則先武事丁治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武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魏太祖於擾攘之際崇立學校歷代之於儒道如此急也後漢儒學之盛太學至有三萬人諷先聖之言酌當代之務鴻名碩德匡國濟時未有不遊於太學以躋於顯位者也國家自高祖初立關中便修太學并爲功臣宗室子弟別立小學建置舍大加儒訓增置生徒各立博贍鴻儒碩學盛於朝列質疑應問酌古辨今咸徵經據並傳師法故朝廷無不根之論蕃夷有慕義之名風教大成禮樂咸備貞觀之理謂之太平至于開元中亦弘國學之制復覩儒道之盛故太學興廢從古及今皆興於理化之時廢於衰亂之代所以俾風俗趨末而背本好虛而忘實蓋由國學廢講論之禮儒者靡師資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制度之方和氣不流悖亂遂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遭逢聖明蕩除瑕穢前代所不能舉而陛下舉之百王所不能行而陛下行之萬方傾耳兆人企踵思望聖化希承德風而德盛道光闕弦歌之雅詠政流化洽鮮儒學之高風頃自羯胡亂華乘輿避狄中夏彫耗生人流離儒碩解散國學毀廢生徒無鼓篋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譏馬廄園蔬殆恐及此伏惟陛下挺超代之姿發振俗之令復

崇太學重延碩儒精選生徒獎寵博士備徵天下名德專門之士增飾學中屋室廚饌之制殿最講習之優劣彰明義訓之得失明立科品使有懲勸拔萃出羣者縻之以祿廢業怠教者窴之以刑自然儒雅日興典墳日重先王之道日盛太學之訓日崇陛下垂拱明庭受釐清禁使師氏教德不獨美於周時橋門觀禮豈復謝於漢日伏希天造特鑒愚言起茲廢墜弘於教化冀裨聖教以助皇風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案疏　李嶠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尚疏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準格敕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塡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以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墮於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今之所察但準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爲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機非無事也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出其外其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閒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采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效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案劾姦邪糾摘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膂假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效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徐賢妃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邱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往來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工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爲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翫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竊見服翫纖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祕於麟閣盡探賾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迹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苞吞心府

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唯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惟抑志裁心愼終如始削輕過以滋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

諫孟春講武疏　王方慶

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御角校材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稱兵兵者甲冑干戈之總名兵金性刻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陰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遵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析陽者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爲沍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伏望天恩不違時令至冬教習以順天道

請罷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鎭疏　狄仁傑

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矣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略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徼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爲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下之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

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籍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
南越繫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
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能爲天所祐也昔
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
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鎭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
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
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益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
稷黍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念彼蒸人涕霑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
辭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
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
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
以然者皆爲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蒼生
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
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剋平

九姓册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
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綏邊之
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鎭使
統諸蕃封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
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鎭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
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恆代之鎭重而邊州之備實矣況綏撫夷狄
蓋防其越逸苟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校
長短哉且王者外宣必有內憂蓋爲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棄
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爲念但當敕邊兵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
其自至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
城警守備遠斥堠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
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顚躓之
慮淺入必無獲虜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諫玄宗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　　吕向

臣聞鴟梟不鳴未爲瑞鳥猛武雖伏豈齊仁獸是由醜性毒行久務常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持武義臨之脩文德來之既憯威靈又沐聲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能收其傾效雜以從宜赴封禪之禮參玉帛之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遊召入禁仗仰英姿之四照送神藝之百發恩意俱極誠無得喻焉乃更賜以馳逐使操刀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屑略太過未敢取也雖聖胸豁達與物無猜而愚臣徘徊與時加慄儻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羅竊至蹔偪嚴蹕稍冒清塵悔將何及縱卽殄元兇墟幽土單于爲醢穹廬爲洿何塞過責特願陛下弗復親近使知分限待不失常歸於得所此謂迴雨曜之鑒祛九宇之憂孰不幸甚（自縱卽至幸甚五十六字據文苑英華補入）

諫造大象疏

狄仁傑

臣聞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象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爲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棧尚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繢盡工寶珠飾於綴飾瓌材竭於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恆苦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翦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閭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闔閭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敕齊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碓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眾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淚五嶺騰煙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黃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興工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爲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旣

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今思惟兼採衆議咸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飢役在其中難以取給況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

諫造金仙玉眞二觀疏　辛替否

臣嘗以爲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破家亡國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眼見臣請以有唐以來理國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之惟陛下審之聽之擇善而從之則萬歲之業自可致矣何憂乎黎庶之不康福祚之不永伏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陛下之祖撥亂反正開階立極得至理之體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舉天下職司無一虛授用天下財帛無一枉費賞必俟功官必得倩所爲無不成所征無不剋不多造寺觀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憐之神明佑之陰陽不僭風雨合度四人樂其業五穀遂其成腐粟爛帛塡街委巷千里萬里貢賦于郊九夷百蠻歸款于闕自古有帝皇已來未有若斯之神聖者也故得享國久長多歷年祀陛下何不取而則之中宗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業忽先人之化不取賢良之言徒恣子女之意官爵非擇虛食祿者數千人封建無功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是使國家所出加數倍所入減數倍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貯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多忠良所愛者賞賞多讒慝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容身不爲於朝廷保位皆由於黨附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凶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衆叛親離水旱不調疾疫屢起遠近殊論公私罄然五六年閒至于禍變亨國不永受終于凶婦人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護妻子取譏萬代見笑四

夷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何不除而改之依太宗之理國則百官以理百姓無憂故太山之安立可致矣依中宗之理國則萬人以怨百事不寧故累卵之危立可待矣頃自夏以來霪雨不解穀荒于壟麥爛于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菜枯黃下人咨嗟未知賙賑而營寺造觀日繼于時檢校試官充臺溢署伏惟陛下愛兩女爲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塡坑道路流言皆云計用錢百餘萬貫惟陛下聖人也無所不知陛下明君也無所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邊之士可轉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illegible]賜之間迥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乃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觀以賈六合之怨乎以違萬人之心乎伏惟陛下族阿韋之家而不改阿韋之亂政忍棄太宗之理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久長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親萬國昔陛下與皇太子在阿韋之時危亡

是懼常切齒於羣凶今貴爲天子富有海內而不改羣凶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陛下又何以排羣凶而誅之臣往見明敕自今以後一依貞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營觀加僧尼道士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臣以爲棄其言而不行其信慕其善而不遷其惡陛下又何以刑於四海往者和帝之憐悖逆也爲姦人之所誤宗晉卿勸爲第宅趙履溫勸爲園亭損數百家之居侵數百家之地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卒使亭不得遊宅不得坐信邪佞之說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今茲造觀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無有趙履溫之徒將勸爲之冀誤其骨肉不可不明察也臣聞出家修道者不干預於人事專清其內心以虛泊爲高以無爲爲妙依兩卷老子視一軀天尊無欲無營不損不害何必璇臺玉樹寶像珍龕使人困窮然後爲道哉且舊觀足可歸依無造無營以取窮竭若此行之三年國不富人不安朝廷不清陛下不樂則臣請殺身於朝以

令天下言事者伏惟陛下行非常之惠權停雨觀以俟豐年以兩觀之財爲公主施貧窮塡府庫則公主之福德無窮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減於前朝矣前朝之時賢愚知其必敗人雖有口而不敢言言未發聲禍將及矣韋月將受誅於丹徼燕欽融見殺於紫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旣死矣主亦危矣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之人也惟陛下察之

諫稅關市疏　崔融

伏見有司請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國竊以爲不可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醇樸未散公田耤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已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欲速忘歲計之無餘遂使田萊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弊緟關如飢寒猥臻亂離斯起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恆科占末者增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惟斂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於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按易繫辭稱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人之本也士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復安得動而搖之蕭何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幷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姦人無所

容竄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效
也老子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
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
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羣喑
鳴則彎弓睚眦則挺劒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朝變法定是相驚
乘茲困窮或致騷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逝（舊唐書作逝）齊人
亦自攪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爲鄰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儻
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爲害方深而有
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
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
關也將以爲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
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
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憧憧（舊唐書作咻且）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
鋪納稅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

稅錢更遭主司僤賂船有大小載有少多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
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壅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
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閒或有輕訐任俠之徒斬龍刺
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客富平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劒加之
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搏鳥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
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之後厥有著
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
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略英才棄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爲禦
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
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
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況澆風久扇
變法爲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倫魏晉眇小齊
隋齷齪亦所不行斯道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關
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爲虞一行斯術冀有殷贍然也

微臣敢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期御玄籙沈璧于洛刻石于嵩鑄寶鼎以窮姦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蹙驚應時平殄南蠻纔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堠靜謐比爲患者惟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卽目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弛柝獨有默啜假息孤恩惡貫滿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繁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太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料咸令削減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稅或慮相驚況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人霸王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卽請倍算商客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强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者六也陛下

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冒茲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虛心密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率陳瞽辭伏紙惶懾

請追癸巳日詔疏

羅隱

歲貢賤臣隱旣以文不得意且抱犬馬之疾于長安夏五月京畿旱癸巳日聞詔大京兆用器水鑪香蒲蕭絳幡輩致於坊市門將所以用舊法而召雨也臣踴起病榻聞以爲明天子憂人雖舜禹不如是之勤幸甚幸甚臣又聞水旱與天地同出苟時或然不可以倉卒除去今秦地旱已逾月矣而陛下禱祠亦以頻矣天之高地之厚五嶽之緜亘四瀆之宏遠陛下命百執事啟祈外何嘗不以心祝之雖莖槁苗乾而百姓不怨嗟者其感陛下之誠深也今以蒲蕭輩爲請者豈陛下爲其靈於嶽瀆者乎夫嶽瀆視陛下之公輔裂陛下之土田苟陛下憂則嶽瀆亦宜憂矣受祭據封者尙未能爲陛下出力彼蒲蕭輩復何足以動天臣爲陛下不取也臣又聞天之有雨澤猶陛下有渥恩雨澤可以委曲干之則陛下渥

恩亦可以委曲干之矣臣聞天子有左右史將所以記事記言然
後付太史氏臣必恐其得以容易編牘今冒死請追奏已日詔苟
若陛下落十六聖之教訓雖五種栖野而百姓不暇掇豈蒲蕭輩
之所及乎昔殷湯之代民不以旱爲災仁聖之君在上也今旱未
及殷代而陛下憂已過矣臣請因旱以賀萬姓俾其知陛下心

五